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懿宗

王式之平裘甫康承訓之平龐勛史據私家之文張大其功詳著其畧嗚呼是亦吹劔首者之一映而已矣但以一時苟且收拾之近效言之則童貫之勦方臘且非無可紀之績也至於朱儁皇甫嵩之平黃巾則尤赫然矣乃皆不旋踵而大亂作國隨以亡燭火之溫不能禦冰雪久矣飢寒之民猝起弄兵志不固力不堅大舉天下之兵以臨之其必克者勢也所難者盡取而斬艾之刻降不可殺卽盡

取而斬艾之而其潰逃以免者猶眾也既不得爲良民而抑習於掠奪則狂心不可卒戢夫何能使之洗心洗慮以服勤於田畝哉況有司之暴虐不革復起而擾之則乍息之火得風而燎原未可以賊首旣俘信煙波之永息也靖康之世京東之賊亦蠶起矣宗汝霖收之而帖然者使自效於行伍而拔用其梟雄俾仍合其部曲也汝霖卒賊且復潰矣重起而收之者韓岳也咸有所歸而不復雜之耕桑市肆之中使鞅掌而思浮動故宋以甯王式乃於襄甫之旣擒不復問數萬之頑民消歸何處爪牙乍斂而睥睨於人間則後日之從龐勛以亂徐州隨王仙芝苻某以起

曹濮者皆脫網之魚游沙汀而鼓浪式曰非吾事也甫一
擒而策勳飲至可以鳴豫於當時書功於竹帛矣夫亂軍
叛民與藩鎮異藩鎮之反雖舉軍同逆而必倚節度使以
起伏渠帥旣誅新帥撫之三軍仍安其故籍而不失其舊
故裴中立曰蔡人亦吾人也殺之則靖矣亂民者雖有渠
帥而非其夙奉之君長人自爲亂渠帥自誅眾志自競非
有以統攝之而必更端以起當斯時也非分別其強弱之
異質或使之歸耕或使之充伍又得良將更以安吞之則
愈散而禍愈滋以式爲將以白敏中之徒爲相居中而御
之何功之足紀哉徒以長亂而已矣又况康承訓之進沙

陀以亡唐邪

古之稱民者曰民暑上與民相依以立同氣同倫而共此
區夏者也乃畏之如暑也哉言此者以責上之善調其情
而平其險阻也唐至懿宗之世民果暑矣裴甫方馘而懷
州之民攘袂張拳以逐其刺史陝州繼起逐觀察使崔莒
光州繼起逐刺史李弱翁狂起而犯上者皆卽其民也觀
察刺史而見逐於民其爲不肖固無可解者雖然貪暴之
吏何代蔑有一勝違其情而遽起逐之上且無如之何天
下惡得而不亡夫民旣如此矣欲執民而治其逐上之罪
是不矜其窮迫而激之亂也欲誅觀察刺史以撫民而民

之不道又惡可長哉小失豪民之意猜猜而起脅天子以爲之快志抑不大亂不已然則反此而欲靖之也無術則抑追詰其所繇來而知畏民之暑者調制其性情於早不可唯意以亂法也人君所恃以飭吏治恤民隱者法而已矣法者天子操之持憲大臣裁之分理之牧帥奉若而守之牧帥聽於大臣大臣聽於天子綱也天子咨之大臣大臣任之牧帥紀也天子之職唯慎選大臣而與之簡擇牧帥既得其人而任以郡邑之治矣則刑賞予奪一聽大臣所訪於牧帥者實考其淑慝功罪而決行之於是乎民有受墨吏之荼毒者昂首以待當宥之發鉞卽其疏脫而怨

忿未舒亦俯首以俟後吏之矜蘇而吏臣牧帥既得其人
天子又推心而任之則墨吏之能疏脫以使民含怨者蓋
亦鮮矣而宣宗之爲君也不然其用大臣也取其飾貌以
求容者而已其任牧帥也取其拔擢自我無所推引者而
已至於州縣之長皆自我用焉而抑不能周知其人則微
行竊聽以里巷之謠詠爲朝章李行言李君奭之得遷惡
知非賄姦民以爲之媒介哉乃決於信而謂廷臣之公論
舉不如塗人之片唾也於是刑賞予奪之權一聽之里巷
之民而大臣牧帥皆尸位於中無所獻替民乃曰此衷然
而爲吾之長吏者榮辱生死皆操之我天子而既許我矣

其黠者得自達於天子則訐奏而忿以洩姦亦以讎其很者不能自達則聚眾號呼逐之而已曰天子而既許我以子奪長吏矣孰能禁我哉不曰天子固愛我卽稱兵犯上而不忍加罰於我則曰天子固畏我卽稱兵犯上而不敢加刑於我長是不懲又何有於天子哉耨鉏棘矜以攻城掠野無不可者民非本暑上使之暑旣暑孰能反之蕩平哉裘甫方平龐勛旋起皆自然不可中止之勢也山崩河決周道荆榛豈但如暑哉宣宗導之橫流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懿宗又以昏頑濟之禍發遲久而愈不可息民氣之不可使不靜非法而無以靜之非知治道者且以快一時

之人心爲美談是古今之太惑也

靡勦之亂崔彥曾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畱戍而起蓋至是而唐之所以立國者根本盡矣夫財上不在國下不在民爲有國者之大蠹而唐養天下之力以固國者正善於用此其賦入之富有自軍府以至於州縣皆有豐厚之積存於其帑而節度觀察刺史縣令皆得司其出納之權故一有意外之變有司得以旋給而聚人以固其封守乃至內而朝廷亂作外面寇盜充斥則隨所取道因便以輸者舟車銜尾而相繼而不但此也官用所資不責以妄乞之罪則公私酬贈宴犒輿服僦從沛然一取之公帑軍吏不

待削軍饟以致軍懟守令不致剝農民以召民怨故唐無
孤清之介吏而抑無婪縱之貪人官箴不玷官秩不鏽則
大利存焉雖貪鄙之夫亦以久於敷厯爲嗜欲之谿壑而
白晝攫金褫奪不恤之情不起觀於李萼所稱清河一郡
之富及劉晏韓滉咄嗟而辦大兵大役之需者可知已自
德宗以還代有進奉而州郡之積始虧然但佞臣逢欲以
邀歡天子爲宮中之侈費未嘗據以爲法斂積內帑恃以
富國也宣宗非有奢侈之欲而操綜覈之術欲盡攬天下
之利權以歸於己白敏中令狐綯之徒以斗筲之器逢君
之欲交贊之曰業已徵之於民而不歸之於上非陳朽於

四方則侵漁於下吏盡輦而輸於天府者其宜也於是搜括無餘州郡皆如懸罄而自詡爲得錢曰吾不加斂於民而財已充盈於內帑矣亂乃起而不可遏矣唯其積之已盈也故以流豔懿宗之耳目而長其侈心一女子子之死而費軍興數十萬人之資帛腐於笥粟陳於廩錢苔於砌狡童何知媚子因而自潤狂蕩之情泰然自得復安知天下之空虛哉一旦變起徵發繁難有司據空帑而無可如何請之於上而主暗臣姦固不應也號呼已亟而或應之奏報彌旬矣廷議又彌旬矣支放轉輸又彌旬矣兵枵廩而不振賊乘敵以急攻輦運未集孤城已潰徒遲回道路

爲賊掠奪卽捐鉅萬何當一錢之用哉且當官而徒守空
橐也公私之費未能免也貪欲之情未可責中人之能窒
也必將減額以剝其軍溢額以奪其民此防一潰泛濫無
涯田野之雞豚不給追胥之酒食寡妻弱子痛哭郊原而
貪人之谿壑固未厭也揭竿而起且以延旦夕之生命而
以敝襦敗甲茹艸啜飢之疲卒禦之有不倒戈而同逆者
乎官貧而民益貧兵亂而民胥亂徒聚天下之財於京邸
一朝失守祇爲盜資綜覈之政攬利權以歸一敗亡合轍
今古同悲然後知唐初之積富於軍府州縣者誠官天府
地四海爲家之至術也故曰財散則民聚散者非但百姓

之各有之也抑使郡邑之各有之也財聚則民散聚者既
不使之在民又不使之給用積之於一帑而以有用者爲
無用也散則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聚則廢萬事之用
而任天下之危貪吝之說一申於君相之心委生人之大
計爲腐艸塊石以侈富傳及子孫而驕淫奢溢爲天下僂
不亦傷乎故有家者惡其察雞豚也有國者惡其畜聚斂
也庶人盡力以畜財國粟而朽蠹之則殃必及身害金而
土壤之則子孫必絕以有用爲無用人怨之府天之所怒
也況有天下者乎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亂不可止自康承訓奏使朱邪赤

心率沙陀三部落討龐勛始滅唐者朱溫也而非溫之能滅唐也溫自起爲賊迄於背黃巢而降之日未嘗有窺天之志也僖昭以爲之君時溥高駢以爲之將張濬崔兪爲奧援於內而李克用李茂貞王行瑜各挾逐鹿之心溫乃內動於惡而無所忌若沙陀者介吐蕃回紇之衰自雄於塞上固將繼二虜而與中國爲敵者也羽翼未成而陽受羈縻與劉淵之在河西也無以異因其未叛聊使僦居沙徼絕其窺覲目不知中國之廣狹心不喻唐室之彊弱則自以爲僅可竄立於邊陲而忘情於中夏則唐之不振雖有朱溫輩之梟逆且將與朱泚同其銷歸唐卽不足以目

存尙可苟延以俟命世之英以代興而中原之禍不極承
訓乃揖而進之使馳騁於河淮江海之間與中國之兵相
參而較勇怯平賊之功獨居最焉禍其有能戢之者乎靡
勛攤數萬之眾橫行殫天下之師武臣力莫能挫抑而沙
陀以千騎馳突其間如雜靡艸固將睥睨而笑曰是區區
者而唐且無如之何吾介馬奔之而遽成齏粉則唐之爲
唐可知矣舉江淮沂泗千里之郊堅城深池曾不足以禦
藐爾之隳勛而待命於我則唐之唯我所爲而弗難下也
又可知矣澤潞潞蒲所稱東西之藩屏也坐攤旌旄據千
里之疆統甲兵以自固坐視逆寇之披猖曾莫肯以一矢

相加而徒仰待於我則中國之眾叛孤立弗爲捍衛也又
可知矣振旅而歸分茅朔野吾亦何求而不得哉國昌老
而克用興日已無唐固將奮袂而起曰是可取而代也沙
陀可以主中國則契丹女直蒙古之彊倍於沙陀者愈無
不可也而□延於無□矣乃論者曰克用父子盡忠於唐
以賜姓而收爲宗艾又何陋邪然則承訓召寇以入爲滅
唐之戎首罪其可這乎朱溫甫滅沙陀旋竊石敬瑭劉知
遠皆其部落延至於郭威而□□始有得□□之望禍亦烈
矣哉夫承訓之力卽不足以敵龐勛而河北諸帥自張仲
武王元逵何敬宏歸命以來皆有效順之成勞無抗衡之

異志則胡不請移鎮魏淄青之兵下兗南出曹宋拊勦之
背承訓從汝亳以搗其膺少需日月游魚之釜可坐待其
焦也而承訓貪功亟進當國大臣又茸鄙無謀以聽之燭
火入積薪之下沃之以膏待其燄發而始悔莫能及也故
唐之滅非朱溫滅之沙陀滅之也非沙陀之能滅之也唐
自滅也而承訓其禍原矣

穆宗敬宗之無道也諫之者極言其失雖不能行未嘗不
以爲允而矜全之也至於懿宗私路巖而流陳蟠與于愛
州同昌公主死欲族醫官而貶溫璋爲振州司馬使仰藥
以死且奇恨於劉瞻而貶之傳及僖宗侯昌業孟昭圖

張道古皆死焉溫璋臨仰藥而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
嗚呼生不逢時而林泉可以養志上有耽欲無人理之君
下有黷貨無人心之相以項領試之憤不自惜將弗過乎
故傳春秋者以洩冶不去而諫死爲不合於默語死生之
道則此數子者其不免於譏矣抑考春秋書殺大夫洩冶
於前而記陳平國身弑國亡於後比事以觀則聖人以大
洩冶之死爲陳存亡之本固未嘗以責備賢者之例責冶
也夫人臣之諫君有愛君無已而諫者有自俸其道自不
忍違其心而諫者君而可諫與或有所不審而違於圖存
之理或不戒而心佚於道以成乎非僻爲臣者不忍其誤

入於邪而必槩括之以歸於正則微言亟進不避惡怒而
必爭君爲重也而身輕矣君而不可諫矣乃吾性之清不
能受物之濁吾學之正不能同世之邪生而爲士仕其義
矣出而事君忠其節矣立於人之廷與鄙夫旅進視其淫
昏而固若汗濺之加於其身有言不可隱也有心不可昧
也所學不可忘也以畏禍爲情而有懷不吐笑當世之迷
而全身以去則七尺之軀無以答上天生我之慰無以酬
父母內顧此心無可容其汶沕者憤盈以出而不能緘等
死耳何必三且不汗之可忍而此不可忍也則危言切論
之死而無憾者心爲重也而身尤輕矣韓偓司空圖處無

可救藥之時也君卽唯我之是聽而我固無如之何也去之可也蟠叟諸人君聽我而亂猶可治也亡猶可存也望望然而去之匪君是愛固不可以爲心矣夫洩治當春秋之世大夫於諸侯不純乎爲臣故禮有不用而去之去猶可也四海一王寰宇士大夫共戴一主不能南走粵北走胡而卽其宇內之林泉以偷生而坐視其敗斯亦不成其丈夫矣傳春秋者謂非貴戚之卿則去亦據侯國之有世臣者言耳後世同姓之支庶食祿而不與國政天子所倚爲心膂股肱者皆艸茅之士也將誰護而可哉故諸君子之或竄或死而不去以全身也不繫乎君之可諫與否也

僖宗

君暴而天下尙有生也君貪而天下尙有財也有司違詔令以橫征蠲免之稅而後民乃無可免之死國家重斂以毒民而民知毒矣乃且畏督責避筆楚食淡茹艸暑而披裘以負薪寒而衣葛以履霜薄昏葬之情竭耕織之力以冀免於罪罟猶可逃也旣頒明詔予之蠲免矣於是而心乃釋然謂有僅存之力可以飽一食而營一衣而不知有司積累以督責其後者之尤迫也夫乃無可以應而伐木撤屋鬻妻賣子終不給而死於徽纆之下是蠲免之令驅民於死之阱也僖宗元年關東旱饑有司徵已蠲之稅倍

急盧攜痛哭陳之，敕已允，停重徵而有司之追呼自如。是縱千百暴君貪主於天下，而一邑之長皆天子也。民其能不死國，其能不亂乎？夫以天子而制有司，甚易也。乃一墨敕下，吏敢於上方王命以下賊民，而不知者何恃而然也？上崇侈而天下相習以奢，郡邑之長所入凡幾，而食窮水陸，衣盡錦綺，馬飾錢珂，妾被珠翠，食客盈門，外姻麇倚，若一有不備而憔悴，不足以生。上吏經過之饕餮，賓客之賄促之於外，豔妻逆子，驕僕汰妾，謫之於內，出門入室無往非脅之，以剽奪中人以下，且視死易而無以應此之尤難。尚何知有天子之詔而小民之怨，謹勿論已。懿僖之世

相習於淫靡上行之下師師以效之率土之有司胥然誅
不勝誅而無可如何者一也盡天下之吏咸習於侈以貪
矣前者覆車後者知戒抑豈無自艾以奉法而生不忍斯
民之心者乃自令狐絢路巖韋保衡執政以來唯貨是崇
而假刑殺以立威莫之敢抗宰相索之諸道諸道索之州
縣州縣不索之窮民而誰索哉執此以塞上官之口而仰
違詔旨不得不爲之護蔽下虐窮民不得不爲之鉗服天
子孤鳴徒勞筆舌而已此其竟不能行者二也卽以情理
而論出身事主寓家於千里內外耕桑之計已輟仰事俯
畜冠昏喪祭姻亞歲時之酬酢亦猶夫人也又加以不時

經過之貴顯晨夕相偕之上官卮酒盞俎一縑一箒無可
經之人理既不可傲岸自矜而大遠乎人情又況學校橋
梁舟車廨舍之修建愈不可置之罔聞駟遞成屯轉漕之
需且相迫而固其官守夫豈能捐家以代用哉特朝廷之
制儲有餘以待之耳乃自宣懿以來括羨餘以充進奉銖
算尺量盡輦而歸之內府需者仍前而給之無策唯取已
蠲之稅以償之而貪人因求盈以自潤雖下蠲除之令竟
無處置之方姑以虛文塞言路之口而天子固有儉心終
不能禁之懲之俾民受其實者三也懿僖之世三者備矣
盧攜雖痛哭流涕以言之抑孰令聽之哉天子不爲有司

坊而有司無坊天子不爲有司計而有司自爲天子害之積也亂之有源也非一天子暴且貪之故也是以唐民迫於必死而揭竿以起也

秦銷天下之兵而盜起唐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而盜益橫故古王者之訓曰覲文匿武明著其迹曰覲善藏其用曰匿其覲之也非能取五禮之精微大喻於天下也宣昭其迹勒爲可興而不可廢之典以徐引之而動其心其匿之也非能取五兵之爲人用者遽使銷亡也聽民置之可用不可用之間以自爲之而知非上之所亟也夫銷之則無可藏也無可藏非匿也令民置之則覲之矣雖覲

之而固不爲我用也非上能匿亦非上能覲也是以其速
亂以亡均也秦併天下於一己而信爲無用武之日唐見
裴甫龐勛王仙芝之接跡以起而遽驚爲不可戢之亂庸
人無舒徐之識有所見而暴喜有所見而暴懼事異情同
其速以亂亡均也秦銷兵而民操耰鉏棘矜以起後世知
鑿之笑之而效之者鮮唐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兵以導人
於亂其爲亂政有著見之禍矣而後世言禦盜之術以鄉
團保甲爲善策相師於不已匪徒庸主具臣恃爲不得已
之計述古昔稱先王者亦津津焉嗚呼無識而言政理盈
於古今亦至是乎馴良之民授之兵而不敢持以嚮人使

之置兵徒苦之而已有司督之猾胥里魁督之小則罰大則刑輟衣食之資棄耕耘之日以求免於誅責究則閉目搖手雖有盜入其室劫其父縛其子而莫敢誰何鄉鄰又勿問也其爲彊悍勝兵之民與則藉之以弄兵而爭習技擊以相尋於私鬪豪右之長又爲之渠帥以號召奪樸民抗官吏大盜至則統眾以應之鄧茂七之首亂於閩者其明驗已受命於天以爲之君弗能緩民使弗盜也奉命於君以爲之長弗能衛民使盜戢也資民之食以爲將爲兵盜起殃民弗能捕馘使民安也乃取廬居井牧之編氓操凶器以與不逞之徒爭生死民何利乎有君君何取於有

吏國何務於有兵哉君不君吏不吏兵不衛民瓦解競疆
不羣起而逐中原之鹿尙奚待哉故言鄉圍保甲者皆唐
僖宗韋保衡之徒也

陰符經術人之書也然其測物理之幾以明吉凶之故使
知思患豫防之道則君子有取焉其言曰火生於木禍發
必尅謂夫禍發於有本資之起者還以自賊而不可復撲
也盈天地之間皆火也而必得木以爲其所生之本故發
而相害者果也古今亡國之禍唯秦暴殄六國而天下怨
蒙古入主中原而民不從則艸澤之蠅起者足以相代而
不必有所資自非然也亡漢者黃巾而黃巾不能有漢亡

隋者羣盜而羣盜不能有隋亡唐者黃巢而黃巢不能有唐其爲火也非不烈也而爲雷龍之光火井之燄在爾熿然而固易熿也唯沙陀則能亡唐而有之者也禍發之必尅也發而尅矣不可復撲垂之數傳而餘燄猶存朱邪亡矣邈佶烈石敬瑭劉知遠皆其部落也垂及於宋太宗之世而後劉鈞之餘燄熄焉禍之必尅豈不信夫如黃巢者何足爲深慮哉裴甫馘矣龐勛斬矣王仙芝死於曾元裕之刃黃巢亦終懸首於闕下矣浮動之害氣已洩而還自燼奚能必尅也沙陀據雲中鴈塞之險名爲唐之外臣薄效爪牙之力而畜眾繕備秣馬練士收餘蕃結讎聚謀

臣糾猛將以伺中國之閒爲日久矣介黃巢之亂聚族而謀李盡忠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所其商繼戴者與劉宣等之推戴劉淵也若出一轍於是而奪唐之志或伏或興或挫或揚或姑爲順或明爲逆三世一心羣力並聚盤踞雲中南據太原以爲根本雖欲拔之而必不勝矣劉淵之在離石西河也余朱榮之在大鎮秀容也唐高祖之在晉陽汾陽也皆此地也外有北狄之援內有士馬之資而處於中國邊鄙之鄉當國者置之度外而不問其疆弱逆順之情勢歲而積之月而漸之狎而親之進而用之虛吾藏以實之偶一爲功而無識之士大夫稱說而震矜

之使之睥睨四顧熟嘗吾之肯綮幸一旦之有變人方競
逐於四戰之地而已徐徐以起是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
者也然且合中外之早作夜思竭四海疲九州之力以與
無根之寇爭生死而亟求其安夫惡知拊吾背乘吾危以
起者火已得風而薪必盡也木資火以生而旋以自焚豈
有爽哉李克用殺段文楚以據大同唐不知戒他日寇急
又延之以入而沙陀之禍幾百年而始滅悲夫
無忘家爲國忘死爲君之忠無敦信及豚魚執義格鬼神
之節而揮霍踴躍任慧力以收效於一時者皆所謂小有
才也小有才者匹夫之智勇而已小效著聞而授之以大

任於危亂之日古今之以此亡其國者不一而高駢其著也唐自宣宗以後委任非人以啟亂而致亡也亦不一而任高駢於淮南兼領鹽鐵轉運加諸道行營都統其尤也使駢而無才可試無功可錄則雖暗主庸相偶一任之而不堅而駢在太平以威名著矣在嶺南破安南矣在西川拒羣蠻矣計當日受命專征之將相如曾元裕王鐸者聲望皆不能與之相侔以迹求之鄭畋且弗若也而唐之分崩滅裂以趨於灰燼者實駢爲之何以明其然也王仙芝黃巢雖橫行天下流寇之雄耳北自濮曹南迄嶺海屠戮數千里而無尺地一民爲其所據卽至入關犯闕走天子

僭大號而自關以東自邠岐以西北自劍閣以南皆非巢
有將西收秦隴而縱酒魚色於孤城誠所謂游釜之魚也
使駢收拾江淮趨河雒掘其東奔之路巢且困死於駢之
掌上而何藉乎逆蹙懷姦之朱溫畜志窺天之李克用乎
唐可不亡矣卽不然而若劉宏之在荊州又不然而若韓
滉之在江東息民訓士峙芻粟以供匱乏則溫與克用且
仰哺於駢而可制其生死二凶亦不敢遽逞其欲唐亦可
不亡矣而一矢不加於汴蔡粒粟不出於河淮夫駢固非
有溫與克用乘時擅竊之成謀也貴已極富已淫匹夫之
情欲已得情欲得而才亦窮矣駢之所統天下之便勢也

有三吳之財賦有淮徐之勁卒而繇後以觀若錢鏐楊行
密王潮者皆可與共功名者也駢忠貞不足以動人淡泊
不足以明志偃蹇無聊化爲妖幻閉於閨中邑邑以死回
視昔之懸軍渡海深入蠻中者今安在哉受制妖人門無
噍類一旦而爲天下嗤笑繇是觀之才之不足任也審矣
但言才則與志浮沈與情張弛一匹夫而已矣童貫亦有
平方臘之功而使當女直熊文燦亦有定海寇之效而使
撫流賊乃至朱僑皇甫嵩之蕩除黃巾而束縛於董卓亂
國之朝廷所倚賴亂世之人心所屬望皆其不可與有爲
者也然後知狄公之能存唐唯有保全流人焚毀淫祠之

大節汾陽之靖亂唯其有聞亂卽起被謗不貳之精忠大
人君子德勃於中而後才以不窮富貴不淫衰老不怯偶
然奮起之小績遽委以大猷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此之
謂已

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荆門追而殲之也無難卽不能殲亟
躡其後巢亦不敢輕入兩都而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
則撫之士不愛官賞事當則棄之遂逸賊而任其馳突
使陸外此古今武人養寇以脅上之通弊也國亡
而身皆皆皆皆所弗恤武人之愚武人之悍不可瘳已乃
考唐也也也未嘗有醢菹之禍而酬之也厚列土封

王澤及子孫汾陽臨淮西平赫然於朝右懿德無道抑未
嘗輕加罪於效績之臣康承訓之貶固有逗撓之實非厚
誣之也朱邪赤心辛讜皆褻然節鉞矣巨容所云負人者
姦人之游辭耳豈果負之哉則巨容負國之罪無可逃於
天憲矣雖然抑豈非爲之君者弗能持正以正人有以致
之乎人君操刑賞以御下非但其權也所以昭大義於天
下而使奉若天理也天下莫喻乎義則上以勸賞刑威悚
動其心而使行其不容已故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巨
容曰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是以官賞誘將士於未
有勳勞之日使喻於利而歆動之寇賊方起爵賞先行君

臣之義上先自替以市下唯天下有亂不必有功而可以
徼非分之寵榮賊一日未平則可脅一日之富貴惡望其
知有君臣之義手足頭目之相衛者乎巨容之情非以防
他日之見薄也實以要此日之見重也如使寇難方興之
日進武臣而責以職分之所當爲假之事權而不輕進其
爵位大正於上以正人心獎之以善制之以理而官賞之
行必待有功之日則義立於上皎如日星膏血塗於荒郊
而亦知爲義命之不容已及其策勲拜命則居之也安而
受之也榮雖桀驚之武人其敢有越志哉宋太祖以河東
未平不行使相之賞而曹彬不曰國家負人誠有以服之

者也

取亡唐之賊加之李克用非深文也克用父子潰敗奔韃
韃語韃韃曰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赦吾罪與
公輩南嚮其立大功誰能老死沙漠論者謂以此慰安韃
韃而自全者非也克用之持天下也固而知必入其掌中
揣之深謀之定而言之決也故其後所言皆驗而卒以此
陵唐室終爲己有夫豈姑以此慰韃韃之心哉當李琢李
可舉討之之日國昌已老克用之力未固黃巢尙在江淮
之間唐室尙甯合西北之全力以攻新造之一隅不敵也
克用知所可用者從未挫於中國之韃韃也故不難舍兩

鎮以去而北收韃靼以爲己資又遣李友金鶴背己以降
而爲之內謀其布腹心之黨於祈代雲中以結人心者秘
密而周悉可舉一勝而幸其逃弗能問也赫連鐸乃欲
賂韃靼以取之爲其所笑而已及巢已陷京李友金募雜
胡三萬睥睨偃蹇陽不聽命而曰若奏天子赦吾兄罪召
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既得召命克用果以韃靼
萬人疾驅而入士卒皆爲用命則內外合謀玩唐於股掌
卒如其意豈一朝一夕之能得此哉外有韃靼內有友金
雖逃奔愈於固守以抗爭也多矣此克用之險狡人莫能
其藏者也嗚呼使當日者唐室文武將吏能合圍黃巢

於長安而殲夷之則克用之謀奪矣唐以存而沙陀之禍
息矣然而克用料之而必中圖之而必成者何也沙陀自
隨康承訓立功於徐泗之日已目空中國之無人不能如
黃巢何而必資於己也姦人持天下之短長以玩而收之
至克用而極非劉淵石勒之能及也所據者一隅而睨九
州如橐中之果餌視盈廷之將吏如痿痺之病夫黃巢朱
溫皆其借以驅人歸己之鷓鴣是之謂狼子野心封豕之
方伏長蛇之方螫者也

黃巢之亂唐中外諸臣戮力以效節者唯鄭畋一人而已
畋以將佐不聽拒賊悶絕仆地刺血書表誓死以斬賊使

不可謂非忠之至以文吏率數千人拒尚讓五萬之眾敗之於龍尾陂傳檄天下諸道爭應貢獻蜀中者不絕不可謂非勇之甚抑不可謂非智之尤然而一嚮長安旋即潰敗鳳翔內亂孤城不保諸鎮寒心賊益鞏固卒使王鐸假手於反覆橫逆之朱溫包藏異志之李克用交起滅賊因以亡唐而敝忠勳之成效亦毀則唯不明於用兵之畧也郭汾陽之收西京李西平之擒朱泚也奮臂以前氣可吞賊而遲回鄭重合兵四集旁收其枝蔓乃進而拔其根本夫豈怯懦而忘君父之急虛士民之望乎賊之初終彊弱洞然於心目之間如果之在枝待其熟而撲之易落而有

餘甘斯以定紛亂而措宗社於磐石所謂用兵之畧也善
制勝者審之明持之固智無所矜勇無所恃靜如山而後
動如水不可禦矣而畋異是唐宏夫龍尾陂之捷尙讓恃
勝而驕故宏夫得施其智惡足恃爲常勝哉賊之據長安
也方五月其獷悍之氣未衰其剽掠之毒未徧其荒淫之
欲未逞其睽離之心未生畋收新集之孤旅王處存王重
榮之眾方鳩高駢攤兵而觀望王鐸遲鈍而不前乃欲遽
入長安搏爪牙方張之鷙獸宜其難矣且黃巢之易使坐
斃也非祿山朱泚之比也祿山植根於幽燕者已固將士
皆其部曲結之深謀之協矣而自燕祖秦收地二千餘里

逐在皆布置軍糧以相給祿山且在東都爲長安之外援而不自試於羅網朔方孤起東北無援以寡敵眾以五圍十猶似乎宜急攻而不宜圍守以待其困朱泚雖乍起爲逆而朱滔在盧龍以爲之外援李納王武俊與爲唇齒李希烈又梗汴蔡以斷東南之策應泚雖孤守一城固未困也則李西平以一旅孤懸疑持久而生意外之變若黃巢則陷廣州旋棄之矣蹂湖湘旋棄之矣渡江淮旋棄之矣申蔡汴宋無尺地爲其土無一民爲其人無粒粟爲其饋餉所倚爲爪牙者朱溫尙讓皆非素所統御同爲羣盜偶相推奉爾而以官軍計之王鐸攤全師於山南未嘗挫衄

固可以遏賊之逸突藉令敗戢其怒張之氣按兵而逼其西處存重榮增兵以壓其北檄鐸自商維扼同華以絕其歸路縈之維之蹙之凌之思唐之民守壁塢以絕其芻粟夫黃巢者走天子據宮闕僭大號有府庫褒然南面而賊之量已盈矣淫縱之餘加以震盪眾叛羣離求爲脫鉤之魚萬不得矣朱溫卽降而魄落情窮但祈免死貸其命而授以散秩且弭耳而聽命沙陀後至知中國之有人亦得赦前愆復徼邊鎮之爲厚幸何敢目營四海竊賜姓以覓代興乎斯時也誠唐室存亡之大樞而敗未能及此可惜也古今文臣授鉞而墮功者有通病焉非怯懦也怯

懦者固藏身於神笏而不在疆場之事矣其憂國之心切而憤將士之不效死也爲懷已夙一旦握符奮起矜小勝而驚喜逾量不度彼己而目無勍敵聽慷慨之言而輕用其人冒昧以進一潰而志氣以頽外侮方興內叛將作士民失望而離心姦雄乘入而鬪捷乃以自悼其失圖而歎持重者之不可及則志氣愈沮而無能爲矣易折者武士之雄心難降者文人之躁志志節可矜尙不免於僨敗況其忠貞果毅之不如暇者乎用兵之畧存亡之介也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朱溫夜襲李克用其凶狡固不待論雖然克用溫之曲直

亦奚足論哉蓋克用溫自決雌雄以逐唐已失之鹿而不
兩以猶之乎袁紹曹操之爭奪漢沈攸之蕭道成之爭奪
宋也故曰其曲直不足論也當是時黃巢雖敗而僖宗之
不能復興王鐸輩之不能存唐也已全墮溫與克用心目
之中溫目無唐之君臣克用之目更無溫又豈復有唐之
君臣乎使克用不得脫於溫之鋒刃則溫之篡也必速然
而篡之速則其敗也可立待也爲賊初降無功而絕未得
一見天子受朝廷之命但仰濡沫於王鐸一旦而襲殺援
己之功臣早已負不直於天下而爲眾所指攻卽逼天子
而奪之亦黃巢之續不旋踵而亡唐尙可存也且沙陀之

眾爲克用效命也久矣存勗嗣源俱年少而有雄才溫亦
奚足以逞哉藉此以正溫之罪奮起而誅權藉未成之姦
而唐亡一賊矣克用死而唐固亡一賊矣唯其襲殺之不
克也遲溫之篡以養其姦挫克用之逆而歸謀自固是以
唐再世而後亡一亡而不可復若夫二人之曲直亦惡足
論哉無克用而溫之篡也不必成成溫之篡者僖宗之昏
昭宗之躁自延而進之張濬崔胤之徒又多方以構成之
抑且指沙陀以爲兵端而唐君臣不愜於沙陀者假手於
溫以成其惡不然則溫且不能爲董卓而其乞降之初志
固望爲田承嗣李寶臣而志已得矣無溫而克用之爲劉

淵必也首發難於大同其志不吞唐而不已從韃靼以來
歸一矢未加於賊早已矯偽詔齊帥臣掠太原陷忻代自
立根本及其歸鎮也乘孟方立之內亂奪取潞州歲出兵
爭山東而三州皆爲俘掠野絕稼穡使不思朱溫之險悍
則回戈內嚮僖宗之青衣行酒於其庭旦暮事也溫賊耳
狡詐而無定情呂布之儔也克用以小忠小信布私恩而
虛名而養叵測之威卒使其部落四姓代興以凶族而主
中夏流毒數世豈易制哉豈易制哉要此二賊之狂曩皆
王鐸無討賊之力委身而假借之及其相攻坐視而不能
制則鐸延寇之罪又出康承訓之上使二賊者視唐爲虛

懸之器相競以奪其曲其直又孰從而辨之乎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不善之分歧不一矣而彝倫爲其綱彝倫攸敘雖有不善者寡矣彝倫攸斁其於善也絕矣君臣者彝倫之大者也君非民罔與立民非君罔克胥匡以生名與義相維利與害相因情自相依於不容已而如之何其斁之君惟縱欲則忘其民民惟趨利則忘其君欲不可遏私利之情不自禁於是乎君忘其民而艸芥之民忘其君而寇讎之夫乃殃不知其所自生而若有鬼神焉趨之而使赴於禍君之身弑國亡子孫爲戮非必民之戕之也自有戕之者矣民之血膏原野飢暴風

日者非必君之勦絕之也自有勦絕之者矣故曰百殃百
云者天下皆能戕之勦絕之而靡所止也唐自宣宗以小
察而忘天下之大恤懿僖以淫虐繼之民怨盜起而亡唐
者非叛民也逆臣也奔竄幽辱未酬其怨而昭宗死於朱
全忠之手十六院之宗子緝首而受彊臣之刃高祖太宗
血食一旦而斬君不仁以召百殃既已酷矣而豈徒其
之酷哉李克用自潞州爭山東而三州之民餓殍殆盡
稽絕於南畝秦宗權寇掠焚殺北至滑衛西及關輔東
西齊南屆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車載鹽屍以供餼
不儒攻陷東都環城寂無雞犬揚行密攻秦彥畢師鐸

以董泥爲餅充食募人殺其肉而賣之流血滿
之領河陽節度以寇鈔爲事懷孟晉絳數百里罰
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孫儒引兵去揚州悉焚
廬舍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朱溫故傅博徐
泗濠三州之民不得耕穫死者十六七若此者凡數十年
殃之及乎百姓者極乎不忍見不忍言之慘夫豈僅君之
不善受罰於天哉不善在君而殃集於君殺其身赤其族
滅其宗祀足相報也天豈無道而移禍於民哉則民之不
善自貽以至於此極而非直君之罪矣天子失道以來民
之苦其上者進奉也復追蠲稅也額外科率也權鹽稅茶

亂疾首以呼延頸以俟曰惡得天誅奄至易吾共主
有司以舒吾怨也及乎喪亂已酷屠割如雞豚野死
蚋驚竄如麀鹿餒瘠如鳩鵠子視父之剖胸裂肺而
哭夫視妻之疆搜去室而不敢顧千里無一粟之藏
一年無一薦之寢使追念昔者稅斂取盈桁楊乍繫之苦
其甘苦何如邪則將視暗君墨吏之世如唐虞三代而不
可復得矣乃一觸其私利之心遽以不能畜厚於盜爲天
怨詛君上之速亡競戴賊而爲主舉天下狺狺薨薨兩相
怨一方忘乎上之有君也忘乎先世以來延吾生以至今
者君也忘乎偷一日之安而尙田爾田廬爾廬者君也其

天性中之分誼泯滅無餘而成乎至不仁之習也久矣積不善而殃自集之天理周流以類應者不測達人洞若觀火而怙惡者不能知一旦沓至如山之隕如水之決欲避而無門故曰百殃也夫民之愚夙矣移之以使君也則君固不得辭其咎矣而匡維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於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責乎從君於昏以虐民者勿論已翹然自好者以詆訐爲直以歌謠諷刺爲文章之樂事言出而遞相流傳蠱斯民之忿懣以詛呪其君父於是乎乖戾之氣充塞乎兩閒以干天和而獎逆叛曾不知莠言自口而彝倫攸斃橫尸流血百年而不息固其所必然乎

古之君子遇無道之君去國出奔不說人以無罪故三代
立國千年而無屠割赤地之慘作善之祥豈徒在一人哉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因時之論也當其時文
武之澤已斬天下忘周而不以爲君周亦忘天下而不自
任爲君則君子雖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篡
逆之臣則介在戎狄無異於酋帥殺人盈野以求君天下
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輕也君其社稷
輕而天所生之人不可以無與立命則苟有知貴重於民
者君子不得復以君臣之義責之而許之以爲民主可也
黃巢旣滅之後僖宗樂禍以退志首挑釁於河東朱溫賊

也李克用狄也起而交爭高駢時溥陳敬瑄各極用其虐
秦宗權孫儒李罕之畢師鐸秦彥之流殺人如將不及當
是時人各自以爲君而天下無君民之屠剝橫尸者數逾
千里馴樸孤弱之民僅延兩閒之生氣也無幾而天期約
軍於閩海秋毫無犯王建從綦母諫之說養士愛民於西
蜀張全義招懷流散於東都躬勸農桑楊行密定揚州輦
米賑饑成汭撫集凋殘於荆南通商勸農此數子者君子
酌天地之心順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畧其隱不
得以掩致主帥之罪罪王潮不得以黨賊之罪罪全義不
得以僭號之罪罪王建不得以爭奪之罪罪行密不得以

逐帥自立之罪罪成納而其忘唐之尙有天子莫之恤而
擯地自專者槩可勿論也非王潮不能全閩海之一隅非
王建不能保兩川於已亂非全義不能救孫儒刃下之餘
民非行密不能甦高駢虐用之子黎且其各守一方而不
妄覲中原以糜爛其民與暴人爭衰王以視朱溫李克用
之竭民肝腦以自爲君而建社稷仁不仁之相去豈不遠
哉嗚呼至是而民爲重矣非倚之以安君而衛社稷之謂
也視其血染溪流膏塗原艸者雖欲不重之而有人必者
固不忍也君怙惡以殃民賊乘時而行其殘忍民自不靖
而旋以自戕三者皆禍之府也而民爲可矜也何也屠刈

流離之民固非盡怨上行私延首待亂之民也天且啟數
子之心救十一於千百而亦可以爲民之主矣

昭宗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妖孽者非但艸木禽蟲之怪也亡國
之臣允當之矣唐之亂以亡也宰執大臣實爲禍本大中
以來白敏中令狐絢始禍者也繼之以路巖韋保衡之貪
叨無厭而已極然其爲人鄙夫耳未足以爲妖孽也艸木
之妖亦炫其華禽蟲之孽亦矜其異未嘗一出而卽害於
人及其後也艸木之妖還以自萎禽蟲之孽還以自斃無
救於己而徒以亂天下人而如斯其中不可測其得失不

可致詰竭慧盡力冒險忘身薨薨熒熒唯以亡國敗家爲
見長之地身爲戮族爲夷皆其所弗慮也斯則爲妖孽而
已矣張濟崔昭緯崔允孔緯李谿是已而蕭邁杜讓能心
知不可僦勉而從之波靡亦妖風所襲失其精魄者也華
歆郗慮之亡漢以建魏也劉穆之傅亮之亡晉以建宋也
皆有爲爲之也而此數人者未嘗有夾輔朱溫以篡唐之
定計當張濟勸州牧以輸糧孔緯捐病妻而赴闕不謂有
效忠於國之勞而不得其激昭宗以挑釁於晉召禍於汴
也抑非有亡唐以成他人篡奪之心不知其何所挾持而
唯恐兵之不起亂之不滋宗社之不危生民之不死宗社

危生民

何爲狂迷

小才而思

親己以聳動

擇而遊於市

憂嗚呼人之

宗未白蜀歸

慨忠憤爲天

非技癢熱中

東叛朱耶

戮族夷亦其所甘心而快志者非妖孽而

此哉進而詳覈其心有小慧而欲試耳有

一日宰輔之權使克用濫之或畏己或

而已耳桃李不藥而乍榮於冬麿麿無

知己之能爲禍福於亂世則死固不

而與謀國國欲不亡必不可得矣僖

下尙可爲也鄭畋卽未能定亂而慊

主之歸受將相而不辭誠有弗容辭者

高位也僖昭之際豈復得爲朝廷哉河

仍之岐邪構難於肘腋關以東朱溫時

溥孫儒高駢李罕之朱瑾戰壘相望天子孤守一城不能
當一縣令卽爲宰相如鄙夫之志欲安富尊榮者何有於
是稍有知者非誓以一死報宗廟則必視爲荆棘犴狴而
不能一朝居豈忍效濬昭緯允緯谿之奔鶩如狂哉蕭邁
杜讓能且以端人自命夫亦念何忠之可效何功之可成
而營營汲汲於平章之虛號何爲者也非愚也狂也是亦
桃李之榮於冬麈麈之遊於市也妖風方熾盪之扇之相
逐而流自好者不免焉亦可悲矣生斯時也鄭遨尙矣陳
搏託遊僊以自逸其亦可矣司空圖韓偓進不能自靖而
退以免於汗辱其尙瘳乎又其下者梁震羅隱孫光憲之

寓食於偏方面而不爲亂首更不能然則周庠嚴可求韋莊
小效於割據之主猶知延禍之非而苟免於天人之怨怒
若張濬之流竊衛主之名貪晨霜之勢含毒起穢以速君
之死亡而血流於天下嗚呼至此極矣故曰妖也

劉巨容能燒藥爲黃金田令孜求方不與而見殺非巨容
之吝於與也其術甚陋不可以告人也術之甚陋者蓋卽
今市井小人以汞與銅爲麿金銀欺不識者以讎其姦而
已矣天下豈有能燒藥爲金者哉土之可爲甓也木之可
爲炭也米之可釀爲酒鉛之可煉爲粉也天下別無幾炭
酒粉而待人以成之若夫金則既有之矣生於礦中者自

有其質煉於火汰於沙者自有其方成乎形質者自有其物煮桔梗以甘香之味似葢而固非葢煉硝石爲輕白之狀似礪而固非礪市井小人之術欲以欺人則必秘之而不告人以方告人以方則姦窮不讎而有識者且唾其面矣是以方士秘之以死護之繇其秘可以知其姦可以知其陋矣夫其姦以藏陋者爲術甚易而理固無難辨也自漢武帝惑於方士而天下惑之劉子政以儒者而淫焉施及後世天子以服食喪身匹夫以燒丹破產畏死而得天貪富而得貧則何如市井小人公然爲僞雖伏罪而不至於死亡哉且夫金銀之貴非固然之貴也求其實則與銅

鉛鐵錫也無以異以爲器而利用則均而尤劣也故古者
統謂之五金後世以其約而易齎也遂以與百物爲子母
而持以求償流俗尙之王者因之成一時之利用惡知千
百世而下無代之以流通而夷於塊石者乎本不足貴而
豈有神異之術化他物以成之者然則銅鉛鐵錫逮於塊
石抑將有藥術焉可化而成哉甚矣貪而愚者之不可瘳
也劉巨容可自致於高位而能奮勇以破黃巢然且身死
而族滅蓋爲僞金以欺天下鬼神之所弗赦也要其術則
市井小人爲鍛工者之陋技而已矣

曹操袁紹皆漢賊也朱溫李克用皆唐賊也其爭欲篡奪

之心兩不相下之勢一轍也乃曹操挾天子爲名以攻袁紹而勝張濬奉天子倚朱溫攻克用而敗蓋獻帝之在許也四方無一旅之可指使一唯操之是聽故操無所掣而得行其意昭宗猶有河朔三鎮及昭義之軍與韓建之眾濬持兩端忌溫而撓之且恐昭義爲溫所得爭先輕進是以溫志不決而獨受敵以潰繇此言之則漢處必不能存之勢而唐猶可存謀國非人以致傾覆所謂匪降自天也藉令得賢主良相懷輯未叛之藩鎮收拾禁旅居關中以靜持之斥汴晉之姦交絕其奏訐聽其自相搏噬乘其敝而折之二寇之氣憤張而必竭不難制也而昭宗君臣非

其人也是以速亡乃繇溫克用而言之溫豈能爲曹操乎
操假名義以行而務植根於深固溫則賊耳凶狡以逞利
人之鬪乘之以竊利力不足以勝天下而挑天下以敵乃
以自雄其與張濟合謀而攻克用也朝廷方倚河朔以搗
晉陽之東北而溫攻魏博以幸其疲而收利益其許昭宗
以討克用有兩利之術焉不必其亡克用也克用而敗邪
是張濟爲我滅一巨敵也克用旣亡己乃服羅宏信於魏
博收張全義於東都掘唐而困之關中北無晉陽之難專
力以起亡唐此一利也克用而勝邪克用且負抗拒王師
之辜於天下而已可因之以餌唐而折入於己且克用勝

唐已殘而不復能振是克用爲我效驅除之力也曹操務定天下之亂而居功於己以收之溫則務搆天下之亂而已乘其紛以制之利天下之亂者未有能成者也是以溫能滅唐僅有中原之一綫而速亡於李存勗之手藉令溫乘張濬之謀舉全力以攻克用克用平而河北三鎮固不能與爭持定難之大功以挾天子令諸侯同華西川孰能與競徐起而收曹操劉裕之成局溫之於天下可八九得也夫溫於時不臣之惡未著所負不義之名於天下者獨悖援己之惠於克用耳克用於溫有恩而於唐則固賊也凶狡不知名義抑無尺寸定亂之功霸業終以不成徒逞

暴之大司悉嚮背之殊致見穴中之角逐皆鷄鬪螳爭之末技乃以游於象外而得其園中苟非其人則且笑以爲迂拙之圖而孰令聽之王建楊行密之決從二子也亦不可謂非智也何也智者之言愚者之所笑也

據地以拒敵畫疆以自守閉米粟絲枲布帛鹽茶於境不令外鬻者自困之術也而抑有害機伏焉夫可以出市於人者必其餘於己者也此之有餘則彼固有所不足矣而彼抑有其有餘又此之所不足也天下交相灌輸而後生人之用全立國之備裕金錢者尤百貨之母國之貧富所司也物滯於內則金錢拒於外國用不贍而耕桑織紵採

山煮海之成勞委積於無用民日以貧民貧而賦稅不給盜賊內起雖有有餘者不適於用其困也必也如其曰閉關以扼敵於枵乏言之似是而適足爲笑耳凡諸物產之爲人所待命以必求其相通者莫米粟若矣閉糶則敵可餒此尤說之可據者而抑豈其然哉苟迫於饑饉而金錢可支也則踰絕險以至者重利存焉豈至懷金以坐斃哉卽有餒而道殣者抑其老弱耳國固未嘗乏可用之丁壯也夫差許越糶而越滅之夫差之驕悖宰嚭之姦邪自足以亡國而豈許糶之故乎晉惠公背秦施而閉糶兵敗身俘國幾以亡勦絕生人之命以幸災而徼勝天之所怒人

之所怨三軍萬姓皆致死於我而吾國之民抑以徒朽其
耕穫之資不獲贏餘之利怨亦歸焉欲不敗亡不可得已
米粟者彼已死生之命勝敗之司也其閉之也而害且若
此又況其他餘於己而待讎之貨得以轉易衣被器械養
生送死之具者爲立國之資而金錢去彼卽此尤百爲之
所必需以裕國而富民舉在是乎且不徒此也禁之者法
之可及者也不可禁者法之所不可及者也禁之於關渡
之間則其讎之也愈利皇皇求利之民四出而趨荒險之
徑以私相貿雖日殺人而固不可止疆豪貴要於此府利
焉則環吾之封域無非敵人來往之衝舉吾之人民無非

敵人結納之黨闌入已成乎熟徑姦民外告以腹心聞謀
交午於國中而莫之能禦夫且曰吾禁之已嚴可無慮也
不亦愚哉夫唯通帀以無所隱而視敵國之民猶吾民也
敵國之財皆吾財也既得其歡心抑濟吾之匱乏金錢內
集民給而賦稅以充耕者勸耕織者勤織山海藪澤之產
皆金粟也本固邦甯洞然以虛實示人而姦宄之徑亦塞
利於國惠於民擇術之智仁亦存焉善謀國者何憚而不
爲也高勗勸楊行密悉我所有鄰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
給軍用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廩自實行密從之垂
至於李氏有國而江淮之民富庶甲天下文教興焉田頌

稱之曰賢者之言其利溥不洵然與

藩鎮交橫於外則任親軍以制之乃李茂貞以親軍跋扈
尤甚於藩鎮昭宗凝目四注無可任之人乃出曹誠等於
外而令諸王統兵以宿衛蓋不得已之極思耳然亦未嘗
非計也南陽諸劉卒滅王莽矣琅邪渡江晉以延矣康王
南避宋以支矣劉焉劉表不救漢亡而高帝之祀後曹氏
而斬者猶豫州也故詩曰宗子維城豈虛也哉乃昭宗聚
羣宗子使領親兵而任之卒以陷之死地至於哭呼宅家
而莫之能救宗子盡而身隨以弑國隨以亡豈天厭李氏
而不足以動天下之心乎朱邪存勗以異類徐知誥以不

知誰氏之子孫冒宗支而號召以興然則李氏之裔僅有
存者人心未盡忘唐也而駢死凶刃至於卒斬則昭宗實
使之然而非宗子之不可任也任之已晚而抑非其地也
樹宗子於四方各有所據以立基而卽用其人人皆爲用
也則成敗不可知抑此仆而彼起劉虞死於燕劉琮降於
楚而先主可興於蜀南陽王敗死於隴右而元帝可興於
吳昭宗不早圖此而待分崩孤立之日合聚諸王於孤城
豨烏合之罷民號令不出於國門以與封豕長蛇爭生死
一敗而殲焉李氏安得有餘燼哉蓋至是而欲眾建之方
兩以與王宰相維繫也難矣僖宗之自蜀返也天下雖已

割裂而山南劍南河西嶺南猶王土也西川雖爲逆奄之黨而車駕甫旋人猶知有天子於斯時也擇諸王之賢者分領節鎮收士民練甲兵以爲屏翰尙莫之能禦也至於昭宗之世王建據西川矣王潮據劍南矣劉隱據嶺南矣成汭周岳鄧處訥先後分有荆南及湖南矣河西爲邠岐所阻不能達矣卽欲散置諸王爲牧守以畱李氏子孫不絕之系不可得矣不予之以兵則落拓民間而降於編氓予之以兵則召禍不敵而闔室芟夷時非可爲地無足恃其不如賜姓之夷族冒宗之庶姓猶堪以虛號詫天潢而自帝自王也必矣讀史者所爲覽存勗知誥之稱唐而重

爲李氏悲也

兩國相距而介其閒者輸敵情以相告唯智者爲能拒之
聞於計者倚之爲耳目則大害伏於左側而不知夫於我
無大德於彼無大讎而蹈危機以與人勝敗安危之大故
不慮其洩而禍必及己也此則何心不待再計知其動於
利而已矣利者無往而不得者也姦人窺之而知其微因
而持之而得其妙利在此則輸彼之情以與此利在彼則
輸此之情以與彼反掌之閒而已而不但然也方其輸彼
情於我卽可得我情而輸於彼必其輸我之情於彼而後
得彼之情以輸於我操之縱之陽之陰之可以立小信可

以詭先幾浮弋而獲以僥功誇大其辭容易其談以誘引
微示以利而導敵以實其言於彼無怨於此無罪悠然於
凶危之地而無所忌畏如是者得利於我而卽得利於彼
一挑一引迷亂人之大計以迄於危敗乃其利則已兩得
之矣此不待再計而知者也言兵者曰知彼知己恃吾之
知而已其大勢如此其要歸如此耳惡用此嚙嚙耳語乍
驚乍喜者哉是以智者堅拒之而不使亂我之耳目自非
懷忠感德得當而爲內應者與夫猝至不期問而答者勿
容聽也此兩敵相距勿貳爾心之樞要也而中國之用夷
也爲尤甚焉與爲難者一夷也介於其側伏而未動者又

一夷也則且兩持其命而盡我以效順之忱實欲傾我而
姑與我通以市利於彼閒輸彼浮薄之情以堅吾之信我
進則老之我守則誘之我大敗而不能責彼之相誤至愚
者詎爲祕密之機而自矜外助卒之小以殘我邊疆大則
害及宗社古今之庸主闇臣墮其阱中者敗亡相積而傾
覆之後徒增追論之痛哭使能早卻其游詞而絕之豈至
是哉於是而王建之識不可及矣黎雅三部淺蠻歲賜緡
帛使覘南詔蠻反取賂南詔訶我虛實建絕其賜而斬部
將之與蠻交通者自此羣蠻戢服而終五代以迄宋南詔
不入寇擾皆建之善謀善斷以窒亂源也嗚呼豈徒守邊

樂夷阻關拒敵者之宜然哉君有不聽令之臣父有不若
訓之子上有交相構之友順則綏之逆則折之存乎情與
理而已宵小居中乘吾惡怒以居閒而發其隱慝以相告
者皆樂人之禍以取利者也且此暮彼遞相訶扇固無恆
也以此而賊恩釀禍如陳侯溺之於公子招隋文帝之於
楊素身死其手而猶以爲忠者古今相積不可勝道則拒
塞游說以一軍心豈徒將兵者之宜然而瑱續以塞耳目
又豈徒爲君父者之當慎哉

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威服天下自桓文始曹操襲其迹因
以篡漢二袁呂布劉表不能與之爭此姦雄已試之成效

後起者所必襲也乃克用連兵入寇朱溫方構難徐郢而
不問王行瑜韓建李茂貞劫逐天子朱溫坐視而不恤李
克用既討平之乃聽蓋寓之言不入見而還鎮李茂貞犯
順昭宗如華州困於韓建全忠在汴扣關以奔駕也甚易
而方南與楊行密爭不一問也及劉季述以無援之宦豎
廢天子幽之崔允召溫以入而尙遲回不進讓復辟之功
於孫德昭克用則方治城自保而念不及此何此二凶者
置天子於三數叛人之手不居之以爲奇貨而善謀如蓋
寓亦不能師荀彧之智以成其主之篡奪豈其智之未逮
而力之不能也與天下之理順逆而已順者理之經也逆

者雖逆而亦有逆之理焉。沂危灘而上者，楫折牽絕而可濟；以其所沿之流，猶是順流之津也。夫桓文之津，豈溫與克用之所可問哉？桓文定王嗣，反王駕北討，戎南服，楚通諸侯之貢於周京，故召王受錫，而諸侯斂衽誠有以服天下之心，固非溫克用之所可企及已。卽若曹操奮起以討董卓，幾捐生於滎陽，袁紹韓馥欲帝剽虞而堅於西嚮，退居許下，未嘗敢以一言忤天子也。獻帝爲李郭諸賊所逼，露處曹陽，熒然一夫耳。漢室羣臣救死不遑，而奚問天子。董承楊奉微弱而徒然驕蹇，操以禮奉迎，使卽一日之安。雖心懷逆節而所循之迹，固臣主之名義是逆，而依理之

順以行以其初未有逆也李克用以異類而懷野心父子
承恩分受節鉞忽動劉淵之逆志起而據雲中以反旣敗
而走結韃靼以窺中國幸黃巢之亂以闌入寸效未展先
掠河東黃巢困蹙已極薄收收復之績結王重榮以荆長
安之背流矢及於御座公爲國賊而莫之忌其偶勝岐邠
斬行瑜也天下固知其非爲國討賊而祇以自雄也乃欲
襲義以奉天子制雄藩立敗之術耳蓋寓知而止之克用
亦自知其非曹操矣朱溫則盜耳王鐸無識而假之以權
掠擊自擅無絲髮之功於唐室若令遽起乘危握天子於
股掌天下羣起而攻之曾王行瑜韓建之不若也故溫自

知其不可而李振敬翔亦不以此爲之謀假義者必有在
己之義可託身爲叛賊之魁負大不義於海內而奚託哉
故唯坐待人之亡唐而後奪之其志決也以勢言之溫與
克用所亟爭者河北也河北歸汴則扼晉之吭河北歸晉
則壓汴之脊劉仁恭王鎔羅宏信李罕之朱瑄朱瑾橫互
於其閒溫屢敗矣克用則危矣藉令竭全力以入關中而
空其巢穴溫入長安則克用會河東以牽河北渡河以搗
汴而溫坐斃克用入長安則溫率雜蔡山南以扣關而燕
趙魏潞搗太原以拔其本根而克用立亡義不可假名無
可尸而抑失形勢以自傾故皆知其不可且畜力以求功

於河北置孤危之天子於狡豎奄人之手使促之以亡而後收之是以劉季述之逆溫且遲回不進朱溫之篡弑李克用不興縞素之師溫利克用之逆克用亦利溫之弑其情皆穿窬也豈徒不能託迹桓文哉曹操之所爲抑其不能以身任之者也故崔允已爲內主李振諫使入討溫尙聊遣蔣元暉因允以謀而自引兵嚮河中置長安於緩圖如此其不遽也然且篡唐而僅得天下八九之一不十年而遽亡不能如曹操則固不能如其雄峙三分而傳之數世也至仁大義者起則假仁假義者不足以動天下商奄之所以速滅也無至仁大義之主則假仁義者猶足以鉗

制天下袁紹之所以不能勝曹氏也至於欲假仁義而必
不得然後允爲賊而不足與於雄傑之數視其所自起與
其所已爲者而已以曹操擬桓文杜蘅之於細辛也以朱
溫李克用擬曹操瓦礫之於碣砭也此其不可強而同者
也

李克用按兵自保大治晉陽城塹劉延業諫其不當損威
望而啟寇心克用賞以金帛而修城之役不爲之輟夫自
處於不亡之勢以待天下之變克用之處心擇術以此爲
謀久矣其明年朱溫果陷澤沁潞遼直抵晉陽城下攻不
能克而返克用知溫之志固思滅己而後篡唐抑知溫之

所急者在篡唐固不能持久以敝我也城堅不可拔而溫且折矣李茂貞之劫駕溫篡之資也溫挾主以東而篡之克用之資也幸之以爲資而克用之爲謀也尤固身旣數爲叛逆不能假存唐之名以利於篡威望未張又不能尸篡唐之名以召天下之兵遲回斂翼置天下於不問以聽其陞沈而可謝咎以持溫之短長克用之狡也然至是而克用爲稍循於理矣修守備休士卒以自彊而納李襲吉之言訓兵勸農以立開國建家之本則不但李茂貞韓建輩之所弗逮朱溫亦遠出其下矣訓兵務農者圖王之資也修城治塹者保國之本也劉延業惡足以知之而曰宜

揚兵以嚴四境柝於內而張於外亡而已矣然而克用之
賞延業者何也其自保以觀變之心不可令部曲知之知
之則眾志偷矣延業能爲誇大之言以作將士之氣故賞
之以勸厲士心此克用之所以狡也已不然而怒之已所
然而喜之則庸人之所以危亡也

王搏之爲相也以明達有度量見稱於時觀其進言於昭
宗者亦正大明愷而有條理似有陸敬輿之風焉嗚呼唐
於是時敬輿在亦必不欲居密勿以任安危不能也故不
欲也而況於搏乎德宗多猜而信讒矣然遇事能思不至
如昭宗之輕躁以無恆也德宗之廷姦佞充斥矣然心存

固寵如盧杞裴延齡耳不至如張濬崔昭緯崔允之外結
疆藩以鬻國也德宗之側宦豎持權矣然惡正導欲如霍
仙鳴竇文場耳不至如劉季述韓全誨之握人主死生於
其掌也德宗之叛臣交起縱橫矣然蹶起無根如朱泚李
希烈耳不至如朱溫李克用之植根深固必於篡奪也而
德宗抑有李晟渾瑊馬燧之赤心爲用故李懷光雖叛不
敢逼上而屏跡於河中而昭宗則無人不起而劫之曾無
一旅之可依也夫時異而勢殊旣如此矣然則敬輿而處
昭宗之世君篤信之且不能救唐之亡況搏之於敬輿其
賢愚之相去本非等倫不可以言之近似而許之也乎敬

輿之爲學士筦中制也一言出一策行中外翕然以聽盧
杞之姦莫之掣曳豈徒其言之得哉有以大服其心者在
也搏之筮仕不知幾何時而一旦躋公輔之列天下初不
知有其人則素所樹立者可知德不如也則威不如矣敬
與於扶危定傾之計規畫萬全上自君心下達民隱錢穀
兵刑用人行法皆委悉其條理取德宗之天下巨細表裏
一一分析而經理之而搏則唯一計之得耳其曰宜俟多
難漸平以道消息是已顧問多難何恃以漸平則道亦窮
矣才不如也則權不如矣敬輿之得君也至矣然逐盧杞
吳通元而敬輿仍守學士之職匪直讓鄴侯於首揆已也

並竇參董晉而不欲躡居其上搏德威不立才望不著一
旦而立於百僚之上於時天子雖弱而宰相猶持天下之
權逆臣且仰其進止固有恩怨交加安危繫命之鉅責焉
不揣而遽任之與頑鄙無藉之李谿朱朴旅進而不慙是
亦冒昧榮名不恤死辱者耳以視敬輿之栖遲內制不易
爰立者何如節不如也節不如而以任扶危定傾之大計
負且乘致寇至盜思奪之凶其可免乎人臣當危亂之日
欲捐軀以報主援亡國而存之抑必謹其進退之節不苟
於名位而後其得也可以厭服姦邪之心卽其不然身死
國亡而皎然暴其志行於天下今置身其列凝目而視之

居此位者非崔允之逆則朱朴輩之蠅營狗苟者而屑與之並立於台座哉且卽其言而論之以止昭宗之躁率置宦寺於緩圖昭宗弗聽惑於崔允以召禍搏乃伸其先見之明耳然合如搏之言養宦官之姦姑任其惡又將何所底止邪激李克用之反者田令孜也成韓建之惡肆囚主之凶者劉季述也通李茂貞以劫駕者韓全誨也至此時而宦官與外鎮逆臣合而相尋於禍亂唐不亡宦官不自趨於殺盡而不止安得有外難平而以道消息之日乎其言似也而又驗雖然抑豈有可採之實哉

唐之將亡無一以身殉國之士其韓偓乎偓之貶也昭宗

垂涕而遣之偃對曰臣得貶死爲幸不忍見篡弒之辱斯
聞者酸心見者裂肝之日也而偃不仰藥絕吭以死於君
側則偃疑不得爲捐生取義之忠矣然而未可以責偃也
君尚在國尙未亡無死之地而時方貶竄於此而死焉則
是以貶故死也匹夫匹婦之姘姘者矣偃去國而君弒未
幾而國亡偃之存亡無所考見而不聞絕粒赴淵以與國
俱逝此則可以死矣建文諸臣所以爭光日月也而偃不
逮乃以義審之偃抑可以無死也僞命不及非龔勝不食
之時而謝枋得賣卜之日也湮沒鬱抑以終身則較家鉉
翁之談經河上爲尤遂志耳紂亡而箕子且存是亦一道

也人臣當危亡之日介生死之交有死之道焉有死之機
焉蹈死之道而死者正也蹈死之道而或死者時之不
偶也蹈死之機而死者下愚而已矣昭宗反辟劉季述伏
誅之謀僱與贊焉蹈死之道一也王搏請勿聽崔允之謀
殺宦官以賈禍允怒而誣殺之僱爲昭宗謀亦云帝王之
道當以重厚鎮之此曹不可盡誅以起禍其忤允也與搏
同蹈死之道二也韋貽範求宦官與李茂貞起復入相命
僱艸制僱堅持不艸中使曰學士勿以死爲戲茂貞曰學
士不肯艸制與反何異蹈死之道三也從昭宗於播遷幽
辱之中白刃之不加頸者一綫耳而守正不撓季述不能

殺崔允不能殺茂貞不能殺非偃可取必於凶人之見免也偶然而得之也乃偃之終不蹈死之機則愛其生以愛其死固有超然於禍福之表者也姚洎之將入相也謀於偃而偃告以不就爲人謀者如是則自爲之堅貞可知矣蘇檢欲引爲相而怒曰君柰何以此相汚昭宗欲相之則薦趙崇王贊以自代其時之宰相皆沐晉邠岐之私人樹以爲內主者也權雖倒持於逆藩而唐室一卽一離之機猶操於宰相尸其位則已入其殼中而姦貪之小人趨入於阱中猶見榮焉此所謂死之機也偃惟堅持必不爲相之節抑知雖相而無救唐亡祇以自危之理且知雖不爲

相而可以盡忠唯不爲相而後可盡忠於主之勢故晉人
不疑其黨汴汴人不疑其黨岐宦官不疑其附崔允允不
疑其附宦官立於四虛無倚之地以衛孤弱之天子而盡
其所可爲疑忌淺怨毒不生雖茂貞且媿曰我實不知書
生禮數而惡亦息矣此其可生可死可抗羣凶而終不蹈
死之機者也無死之機是以不死履死之道是以不辱若
僱者其以處危亡之世誠可以自靖焉矣其告昭宗曰萬
國皆屬耳目不可以機數欺之推誠直致日計不足歲計
有餘其奉以立身也亦此道也夫

宰相數易則人皆可相人皆可相則人皆可爲天子之漸

也宰相之於天子廉陛相躡者也下廉夷而上陛亦陵唐
高宗用此術也以輕於命相故一婦人談笑而滅其宗祀
替其冢嗣裴炎傅遊藝夷之武三思承嗣因而陵之相因
之勢也高宗承全盛之宇戴太宗之澤而不保其子況昭
宗當僖宗喪敗之餘疆臣逆奄交起相乘之世乎自龍紀
元年至唐亡天祐三年凡十九歲而張濬孔緯劉崇望崔
昭緯徐彥若鄭延昌杜讓能韋昭度崔胤鄭檠李谿陸希
聲王搏孫偃陸展朱朴崔遠裴贄王溥裴樞盧光啟韋貽
範蘇檢獨孤損柳璨張文蔚楊涉或起或廢者二十七人
疆臣脅之奄人制之而朝廷不能操黜陟之權固矣抑昭

宗輕率無恆任情以爲喜怒聞一言之得而肝膽旋傾幸
一事之成而營魂不定乃至登進可驚可愕之人爲天下
所媢笑猶自矜特達之知餽覆無餘而猶不知悔其識闇
而自用以一往之情爲愛憎自取滅亡固千古必然之債
軌也抑就諸人言之人之樂居尊位者上之以行其道次
之以成其名其下則榮利之饜足耳當高宗之世天下方
甯而宰相尊名之所歸利之所擅貿貿然羣起而相凌奪
以覲得鄙夫之情類然無足怪者自僖宗以來天子屢披
荆榛兩都鞠爲茂艸國門之外號令不行雖有三台之號
會無一席之安計其恫喝塗人而招納賄賂者會不足當

李林甫令狐綯之廉從不安而危不富而貧其尊也藩鎮
視之如衙官其榮也奄宦得加以呵訾一旦有變則天子
以其頸血而謝人或殺或族或斥遠方面斃於道路此諸
人者稍有識焉何樂以身試沸膏之鼎而思霑其滴瀝乎
故蘇檢欲經營韓偓人相而偓怒曰以此相污誠哉其污
也而一時風會所淫如飲葇若之酒奔馳恐後而莫之能
止前者殊死後者彈冠人之無良亦至是哉嗚呼士貴有
以自立耳無以自立而寄身於炎寒之世局當塾教之始
則以利名爲鵠矣當賓興之日則以仕宦爲津矣一涉世
宦之塗進而不知所終退而無以自處則紫閣黃扉火城

堂食人擬爲生人之止境而自此以外前有往古後有
今上有高天下有厚地仰有君父俯有黎民明有名教
有鬼神凡民有口妻子有顏平且雞鳴有不可自昧之
隱羞惡皆學所不及心所不辨耳聞之而但爲聲響目見
之而但爲文章漠不相關若海外三山之不我卽也嗚呼
士若此而猶不以宰相爲人生不易得之境鼎烹且俟之
崇朝鼎食且饒於此日其能戒心戢志如韓偓者凡幾人
也世亂君昏正其寔志之日又何怪焉世教衰民不興行
天下如狂而國以亡君以屠生民以殄是以先王敦廉恥
尚忠孝後利先義以養士於難進易退之中誠慮周而道

定也

昭宗爲朱溫所劫遷流離道在發問求救於三州王
建楊行密是垂死之哀鳴不擇而發惟足悲憫之夫三
鎮者其可以抗朱溫過其篡弑之惡而責以君臣之大義
者乎使三鎮猶然唐之臣子而兵力足以勝溫也則溫
不敢遽圖凶逆王行瑜李茂貞韓勣之無成溫稔而之於
遲回而待之今日則孰審彼己之形勢事已無二鎮矣
唯予志而莫違矣克用而可抗溫者豈一日志溫者昭宗
嘗和解之而不聽而況有言之可執也甲疾趨豈待聞
之求援乎克用於時方修城塹保大難焉溫邪汝之不肖

恤其必不能踰太行以嚮汴維明矣王建北爲劍閣東據
瞿唐乘人之所不爭據險以自存身未習百戰之勞而所
用者兩川之士著不能出穴以鬪者如之何其能與邇暴
之朱溫爭生死也楊行密雖嘗挫溫矣而舟楫之利未
則困故僅可以保江淮而不能與騎步爭逐於平野豈得
朱瑾兗鄆之餘眾騎兵稍振而瑾又溫所魚肉之殘者且
使出汝亳而西討錢鏐乘其東陞馬殷乘其南界出嶺之
徒又從中而訖進不利而退失守爲溫之擒而已是三鎮
之力不足以進取爲昭宗而興師也明矣抑以君臣之義
責望三鎮夫三鎮又何足以言哉克用之恩奪唐兵與朱

溫先後之聞耳委唐之亡於溫以嫁不道之辜而已徐
以收之克用之懷挾久矣浸令其力可任假密詔以興
勝溫而挾天子亦溫之於茂貞也況乎其處心積慮之
不然也王建得蜀而早有公孫述劉備卒時之全局在其
意中羈縻於唐不敢先發以搃天下之彈射耳其逼顧
暉逐韋昭度而走之逆節已著昔固嘗託勤王之名而舉
出兵以掠地非李茂貞阻之則乘長安之虛而收洮韋
秦鳳以稱西帝豈復於唐有源本之思以效桓文之勳
克用狄也王建奄宦之私人也不定是二教以望之所
然矣然昭宗妄德而號呼猶有說

昌起騎將而分節鉞克用連逃朔邊避其族誅之幸而
以國姓王建隨薦奔蜀其重以從則其重其之丑也親委
父子則克用建自逆而患國篤恩義三編之二三皆其
秋迫而呼之非過望也其夫楊行密於此其高
駢據千里之曠壤一矢不加於賊而賊自退其
民使無所控告畢師鐸素彥孫傳瓘之爭其言益空彌
望蒿萊唐弗能問也行密足未嘗履其地其言見宮闕
起於卒伍無尺寸之詔可衡師平之義其言之甚齒是
帥澤崛起無異於陳勝項梁之於秦其言之甚齒不能
禁授以爵命而姑爲維繫其君臣之義蓋亡淺矣天下已

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力捍凶鋒保江淮之特士抗
志崛起獨能不附逆賊甘奉正朔如王帥範羅紹武韓建
之所爲亦可謂之丈夫矣唐一日未亡行密一日不弔王
而帝制賞罰之事聽命於朝循分自揣安於其位而無不
屑臣服於逆賊之廷亦可謂之不妄矣唐一日未亡行密
而望其爲郭子儀李晟之精忠以二觸凶人而獲存
亡哉如日溥天率土義不可逃也按武臣李勣爲矣張弼
不弑懷王漢高豈終北面行密保境息民以符時變唐可
再興則爲寶融唐不可興則爲尉佗而但不爲泉獍之爪
牙斯已足矣旣不可以君臣之義苛求其效死而昭宗又

奚望其援已哉故三鎮者無一可倚者也昭宗先無自
之道禍至而周章謂他人昆亦莫我與勢之所必然者也
屠門之悲號不如其瘖矣

昭宣帝

嬴政坑儒未坑儒也所坑者皆非儒也朱溫殺清流沈之
河未殺清流也所殺者非清流也信爲儒則嬴政固不能
坑之矣信爲清流則朱溫固不能殺之矣溫誠誅鋤善類
不遺餘力而士大夫無可逃之穀中邪乃於韓偓弗能殺
也於司空圖弗能殺也於鄭檠亦弗能殺也又下而爲梁
震羅隱之流且弗能殺也凡此見殺者豈以身殉國而與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於滅之以使弱則既以自弱而還以召亂無疆 弱人皆
可亂則天下瓦解而蠡起以相殘禍之最烈者也戰國之
疆也天下以亂羸政惡其疆而思弱之既弱六國之眾並
弱其關內之民銷其兵刃疲以力役疆者虔黜死蓋而糧
鉏棘矜之徒以起椎埋黥配之夫尸王號而長兵民天下
一無可畏而皆可畏矣民乃爭趨於死而莫之救矣唐之
亂藩鎮之疆爲之也藩鎮之疆始於河北而魏博爲首蔡
博者天下疆悍之區也自光武用河北之兵以平寇亂遂
屯兵黎陽定爲永制而東漢以疆故其民習於疆而以弱
爲恥天下資之以備患垂及於唐上未加以訓練而玩桀

之習未嘗替也然亦何嘗爲天下患哉安史之平代宗不能撫有田承嗣起而收之以自雄爲藩鎮之戎首盛衰奮翼兗鄆淄青之不逞皆恃魏博之疆扼大河以互塞河東而障蔽之田興一受命而河北瓦解其爲天下重久矣貞明以後黃巢橫行天下而不敢側目河朔恃此也汴晉奄吞以窺唐室而王鎔劉仁恭旣不敢南嚮以爭天下抑不至屈於汴晉而爲其僕隸恃此也羅紹威以狂騃豎子襲朱溫之蠱一夕而坑殺牙兵八千家於是而魏博爲天下弱天下蔑不弱也嗚呼豈徒紹威之自貶幽辱危亡也哉天下之一治一亂也其亂則上激下之怒而下以驕驕氣

儼張無問疆弱也疆者力足以逞而怨憤淺弱者怨毒深
藻聚萍散不慮死亡以姑嘗試其譎張而蠶起以不可遏
詩云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唯無拳勇者之亂亂不可弭也
有疆者以制其左右則猶有憚焉天下胥弱而驕固不可
戢也無藉以興旋滅而旋起旣無所憚何人不可踔躍以
爲難哉故自魏博牙兵之殲也而朱溫之計得於是一時
割據之雄相獎以爲得計日取天下智計勇猛之將更軍
卒而殺之唯恐疆者之不盡也故迨乎溫存勗交爭之位
而天下皆弱蹶然而起者粹然而仆不能一朝自固也至
天下而皆弱矣勿待疆者之驕而弱者無不驕也夫是而

割天下而裂之苟有十姓百家可持白梃張空拳者皆棄
 耒耜以誼呼高季興孟知祥王延政董昌劉龔之徒馬希
 萼雷滿張文表危全諷之瑣瑣者翦婦人之衣縵以為旆
 韜伐空山之曲木以為戈矛或以白帝或以高王或曰白
 霸而石敬瑭羸病之懦夫劉知遠單寒之孤雛且辱然宅
 土中以稱元后嗚呼勿論其不足以君也抑勿論其不足以
 以霸也即與羣盜齒曾不足與張角齊萬年方樂爭長
 皆無憚而自詫為劉項孫曹也風淫艸靡乃進契丹而為
 君父弱天下者之召亂於無已固如是夫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文王之仁也且求武夫於中林中遠之下曾是撫有

果毅疆禦之眾而可屠割俾盡以啟不量力者之驕悖乎
紹威之愚朱溫之慘不足誅也天有大亂之數疆者先殲
焉匪寇匪讎殺之若將不及亦衰氣之使然與

昭宗雖暗不足以圖存而無淫虐之隱足以亡國朱溫起
於羣盜凶狡如蛇虺無尺寸之功於唐而奪其三百年盤
石之社稷乃盈天下世胄之子薦紳之士建牙分闢之帥
無有一人感愴悲憤不忍戴賊以爲君者而獨得之丁會
會之帥澤潞也溫脅昭宗授之旌節則固溫之私人而於
昭宗無恩禮之孚倚爲腹心者也帥昭義者六年溫拔潞
州而授之乃聞昭宗凶問帥將吏縞素流涕幸李嗣昭之

來攻而降河東曰雖受梁王舉拔之恩誠不忍見其所爲
蓋漢宋之亡忠節不勝書而唐之亡也嗟此一士耳或曰
克用亦唐賊也去溫而卽克用奚愈焉曰會於此時無可
歸矣以獨力而思討賊昭宣帝刀俎之餘肉無能輔矣保
境以自固汴晉夾焉而必不可以終日則兵民且殲於凶
人之刃乃在溫篡弑未成之日則克用之去溫也無幾在
溫弑主之後則克用猶未有此滔天之逆而相依以自全
焉可矣不北而以推戴弑君之賊爲佐命之勳臣而身亦
可以無辱矣項羽殺韓王而張良歸漢韓王不死於項羽
漢抑豈能分天下以王韓者歸其爲我報君父之讎者歟

雖不能存我故國而志亦可以伸況乎篡弑之賊覆載不容之大憝雖有其心未有其事君子可許其改而弗亟絕之則克用可歸會亦舍此而奚歸乎知有君而爲之哀知其賊而不爲之臣天下無君而聊以謝黨逆之罪志士忠臣之處此亦如是而已唐之亡盈天下而唯一士也會奚讓焉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終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終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五代

合稱五代者其所建之國號皆不足稱也朱溫盜也與安祿山等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沙陀三部之小

夷郭威攘竊無名故稱名周主榮始不與謀篡逆受命為嗣而有平一天下之志故稱周主愈於盜之流要之皆

不足以為天子

稱五代者宋人之辭也夫何足以稱代哉代者相承而祖

易之謂統相承道相繼創制顯庸相易故湯武革命統一

天下因其禮而損益之謂之三代朱溫李存勗石敬瑭劉

知遠郭威之瑣瑣竊據唐之京邑而遂謂之代乎郭威妻

夷非盜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寡

其穴以寡立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亂猶奴隸耳若夫生
溫盜也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則沙陀犬羊之長也溫可
代唐則侯景可代梁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華
之主則劉聰石虎可代晉也且此五人者何嘗得有天下
哉當朱溫之時李克用既與敵立李茂貞劉仁恭王鎔羅
紹威亦攤土而不相下其他楊行密徐知誥王建孟知祥
錢鏐馬殷劉隱王潮高季興先後並峙帝制自爲分土而
守雖或用其正朔究未嘗奉冠帶祠春秋一日奔走於汴
維也若云汴維爲王者宅中出治之正則舜禹受禪不仍
陶唐之室湯武革命不履夏商之都而苻健姚興拓拔宏

奄有漢晉之故宮將以何者爲正乎倘據張文蔚等所撰
之玉冊而卽許朱溫以代唐則尤獎天下之逆而蔑神器
矣且夫相代而王天下者必其能君天下而天下君之卽
以盡君道也未能而志亦存焉秦隋之不道也抑嘗立法
創制思以督天下而從其法令悖亂雖多而因時救弊者
亦有取焉下至王莽之狂愚然且取海宇而區畫之皇極
夜思汲汲於生民之故今石敬瑭劉知遠苟竊一時之尊
偷延旦夕之命者固不足論李克用父子歸韃靼以後亦
溫帥宣武以來覬覦天步已非一日何君臣抵掌促膝密
謀不輟者曾有一念及於生民之利害立國之規模否也

所竭智盡力以圖度者唯相搏相噬毒民爭地以逞其志
欲其臣若敬翔李振周德威張憲之流亦唯是含毒奮爪
以相攫故溫一篡唐存勗一滅溫而淫虐猥賤不復有生
人之理迫脅臣民止供其無厭之求制度設施因唐末之
稗政而益以藩鎮之狂爲則與劉守光孟知祥劉龔王延
政馬希萼董昌志相若也惡相均也紘紘者皆帝皆王而
何取於五人私之以稱代邪初無君天下之志天下亦無
君之之心燎原之火旋起旋灰代也云乎哉必不得已於
斯時也而欲推一人以爲之主其楊行密徐溫王建李昇
錢鏐王潮之猶愈乎尙有長人之心而人或依之以偷安

也周自威烈王以後七國交爭十二侯畫地以待盡赧王
納土朝秦天下後世固不以秦代周而名之曰戰國然則
天祐以後建隆以前謂之戰國焉允矣何取於偏據速亡
之盜夷而推崇爲其主乎□□不可無君猶人不可無父
也孤子未能克家固無父矣不得晉悼僕彊鄰而名之曰
父是以有無父之子有無君之臣民人之變倫天之顯道
不可誣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爲所自受因而
溯之許朱溫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名不可以假人天
下裂而不可合夷盜竊而不可縱奪其國號該之以五代
聊以著宋人之濫焉云爾

夷狄以劫殺爲長技中國之御之也以信義雖然豈易言哉獲天之祐得人之助爲天下君道周仁至萬方保之建不試之威足以服遠於是奮赫然之怒俘係而殄滅之弗能拒也乃可修信義以綏之任其來去而與相忘弗能背也李克用之在河東奚足以及此哉沙陀之與契丹猶磨之於鹿也捷足者先耳阿保機背七部更代之約而踞漢城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而窺唐室其以變詐凶狡相尙又相若也素所懷挾者無以相踰而克用爲李可舉所控投命韃靼素爲殊族所軋威固不足以相制阿保機帥三十萬之眾以來寇目中已無克用克用與之連和力屈而

求安耳克用短長之命阿保機操之而東有劉仁恭與爲
父子南有朱溫遙相結納三雄角立阿保機持左右手之
權以收其壟斷之利以其狡毒不難滅同類世好之七部
而何有於沙陀之杯酒當是時朱溫疆而克用弱助溫以
夾攻克用滅之也易助克用以遠攻溫勝之也難克用乃
欲以信結之約與滅溫直一哂而已契丹於時未可得志
於河東姑許之而弗難旋背之克用乃曰失信夷狄自亡
之道拒謀臣之策不擒之於酣飲之下何其愚也阿保機
初併七部眾心未固德光孤雛耳突欲闔弱而莫能爲主
阿保機死則七部各懷其故主分析以去而契丹之勢衰

李從珂石重貴之敗亡不速趙宋無窮之禍亦以早捐豈
非中華之一大幸與以克用之機變雄桀而持老生之常
談假帝王之大義以成乎三百餘年中原之毒螫意者其
天邪不然何其愚也以帝王之惇信義也三苗來格矣舜
必分北之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駜之東夷旣服矣周公
必兼并之未嘗恃涇涇以姑縱也晉文公棄楚之小惠數
之於城濮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鄭以全所繇異於宋
襄遠矣故曰□□者欺之而不爲不信殺之而不爲不仁
奪之而不爲不義者也以一夫擒之而有餘舉天下之全
力經營二百餘年而終不克無可歸咎而不容已於重惜

故曰意者其天也不然克用之狡豈守老生之談附帝王之義者哉

士之不幸生亂世之末流依於非所據之地以保其身道不可伸也而固有不可屈者存不可伸者出而謀人之得失也必不可屈者退而自循其所守也於唐之亡得三士焉羅隱之於錢鏐梁震之於高季昌馮涓之於王建皆幾於道矣胥唐士也則皆唐之愛養而矜重者也故國舊君燼滅而無可致其忠孝乃置身於割據之雄亦惡能不小屈哉意其俯仰從容於幕帟者色笑語言必有爲也所不屑者矣以此全身安士求不食賊粟而踐其穢朝臣

耳至於爲唐士以閱唐亡則幽貞之志無不可伸者錢鏐
季昌亦且媿服而不以爲侮士苟有志亦孰能奪之哉馮
涓尙矣爲建參佐抗建稱帝之妄曰朝興則未爽臣節
在則不同爲惡迪建以正而以自守其正也建不從而
門不出建弗能屈焉則其素所樹立有以服建者深矣
震無能規正季昌使拒賊而自立非震之計不及此也
季昌介羣雄之間形勢不便而寡弱固無能爲也震居其國
自全焉足矣以前進士終老於土洲季昌屈而已自伸祇
恤其躬而不暇及人是亦一道也羅隱之說錢鏐討朱溫
也曰縱無成功退保杭越可自爲東帝隱非欲帝鏐也動

鏐以可歆冀雪昭哀之怨而正君臣之義也其曰柰何交
臂事賊爲終古羞偉哉其言乎正名溫之爲賊不已賢於
後世史官之以梁代唐而名之曰帝曰上乎隱固諛諧之
士而危言正色千古爲昭鏐雖不用隱已伸矣唐之重進
士也貴於宰輔李巨川李振之流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
涓旣起家幕佐隱與震皆以不第無聊依身藩鎮而皎皎
之節炎炎之言下視天祐末年自詫清流之姦輔猶豚鷺
然一列爲士名義屬焉受祿與否何較哉天秩之倫性植
之正周旋曲折隱忍以全生而耿耿清宵者不昧也唐之
亡三士而已公卿大夫惡足齒乎司馬子長有言伯夷雖

賢得孔子而名益著三子者降志辱身非可望伯夷之清
塵者也而能自標舉於濁亂之世不易得也後世無稱
宋人責人無已而幽光揜可勝歎哉

極乎凶頑不逞之徒皆可守吾正而御之以不迫然則其
北海抗曹操而不勝亦其恢廓不拘之有以致之況裴
趙崇輩之以輕薄犯朱溫哉張顥徐溫公遣牙兵攻其
而殺之庭列白刃集將吏而脅以奉己其暴橫不在曹
朱溫下也嚴可求以幕僚文筆之士從容而進折張顥
怒之氣使之柔以悅從顥之凶威不知何以遽若春冰之
消釋唯其羈勒而莫之能違勿謂淮南小國也揚渥非天

子也張顥無董卓蕭道成之位尊權重也白刃當前一叱而腰領已絕奚必卓道成而後能殺人哉可求所秉者正所忘者死夷然委命而不見有可懼者卽不見有可爭其視顥猶蜂蠆耳不觸之不避之徐用其割制而怒張之氣自消朱瑾曰瑾橫戈衝犯大敵今乃知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無他瑾雖勇於殺人而不能無畏死之心憤然一往理不及而莫持其終也嗚呼亂世豈乏人傑哉可求當之

家則智不窮志正則神不迫卒使楊隆演不喪其世

家則感刺客而斂刃以退漢唐之將亡而得若人焉鄙

庸謀琢無所施其蠶載操溫之醖亦將撲矣唐不能用可

求可求不爲唐用而小誣之不有虜爲霸府之砥柱則何也朝廷多嗜沓浮薄之士沮賢才而不達而割據偏安之小國無之也

高郁說馬殷置回圖務運茶于河南北賣之于梁易繒纊戰馬而國以富此後世茶馬之始也古無茶稅有之自唐德宗始文宗時王涯敗矯改其政而罷之然則茶稅非古宜罷之乎非也古之所無後不得而增增則病民者謂古所可有而不有者也古不可以有而今可有之則通古人之意而推以立法奚病哉茶者古所無也無茶而何稅也周禮僅有六飲之制孟子亦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而已

至漢王褒僮約始有武都買茶之文亦僅產於蜀唯蜀飲之也六代始行於江南而河北猶斥之曰酪奴唐乃徧天下以爲濟渴之用而不能隨地而有唯蜀楚閩粵依山之民畦種而厚得其利其利也有十倍於耕桑之所獲者矣古之取民也耕者十一漆林之稅則二十而五以漆林者非飢寒待命之需也均爲王民不耕不桑而逸獲不貲之利則天下將舍耕桑而競於場圃故厚征之以抑末務濟國用而寬吾南畝之氓刻使古而有茶其必厚征之以視漆林明矣府其利於僅有之鄉而天下日輦金錢絲粟以歸之不稼不穡之家其豪者籠山包壘而享封君之奉乃

天下固無茶而民無凍餒之傷非有大利於民而何恤其
病誠病矣廢茶畦而不采弗能稅也雖稅之而種者不休
采者不輟何病之有哉即其病也亦病夫射利之黠民而
非病吾且耕夕織救死不贍之民也則推漆林之法重稅
而以易繒馬於不產之鄉使三代王者生飲茶之世未有
於此而沾沾以市恩也故善法三代者法所有者問其所
害有而或可革也法所無者問其何以無而或可興也畦
而步效之黠民乃驕樸民乃困治之者適以亂之寬其
責不可寬者不恤其所可恤惡足以與於先王之道乎
昔雌雄之勢決於河北故李克用坐視朱溫之吞唐而

莫之能問以河北未收畏其乘己也朱溫下兗郛以西臨
趙魏勢亦便矣乃河北者自天寶以後倔彊自立不可以
勇力機謀猝起而收之者也魏博爲河北彊悍之最羅紹
英愚驕而內猜欲自戕其心管溫於斯時撫魏博而綏之
發紹威之狂謀順眾志而逐之擇軍中所悅服者授以節
鉞則帥與兵交感以樂爲用以此北臨鎮定乘劉仁恭父
子之亂蕩平幽燕則克而犯困於河東卽得不亡爲盧芳
而已矣而溫固賊也殘心聞屠戮而心喜烏合之眾
忌勝己而唯恐其不亡八家數萬人之命黃口不免於
是而鎮定幽燕人邊并怨溫徹骨矣石公立曰三尺

童子知其爲人王裕羅憲通國之人無有不爭死命者羅
紹威且悔而離心王處直年待謀而自合西迎克用下井
陘以撫趙魏而僞梁之執坐弱魏博以失輔者溫自取
之也激鎮定以離心者不取取之也魏博弱而鎮定無所
憚者溫自取之也隔劉守光於冀北使驕悖而折入於晉
者溫自取之也禍莫大於樂殺人危莫甚於殺彊以自弱
而盜以此爲術惡足以容身於天地之間哉溫之亡不待
羣雛之還相翦滅也惜乎無命世之英起而收之也
不仁者不可與言非徒謂其無益也言之無益國亡家敗
而吾之辯說自伸於天下後世雖弗能救禍亦不因我而

烈則君子固有不忍緘默者而不仁者不但然也心之至
不仁也如膏之沸於鑊也嘆之以水而燄乃益騰唯天下
之至愚者聞古人敢諫之風挾在己偶然之得起而強與
之爭試身於沸鑊焚及其躬而燄延於室則亦可哀也已
若孫鶴之諫劉守光是已守光囚父殺兄據彈丸之地而
欲折李存勗南面稱帝與朱溫爭長不仁而至此極也尙
可與言哉孫鶴懷小惠計則其必斬之令屢進危言寸斬
而死鶴斬而守光之改無得冊也愈堅鶴之愚實釀之矣
羅隱之諫錢鏐鏐雖不從窮益重隱惟其爲鏐也馮涓之
諫王建建雖不從而涓可引去惟其爲建也鏐與建猶可

與言言之無益而二言之義自伸鏐與建猶足以保疆土
而貽子孫夫亦視其心三尚存焉者否耳至不仁者
置之不論之科尙懷疑四其怒張之氣必至橫流戈矛
乘一旦之可施死亡在五而不恤是以箕子佯狂伯夷
遠避不欲自我而益紂之惡也況鶴與守光無君臣之大
義而以腰領試暴人之白刃乎且夫羅隱馮涓之說以義
言之也鶴之說以勢言之也以義言言雖不聽而義不可
屈且生其內媿之心以勢言則彼暴人者方與天下爭勢
而折之曰汝不如也則暴人益憤矣匹夫搏拳相控告以
不敵而必忘其死守光有土可據有兵可恃且爲天子而

夕死鶴惡能諒以不能哉鶴小人也不知義而偷安以徼
幸之智也徒殺其身激守光而族滅之與不仁者相隱投
以肺腸則亦不仁而已矣故曰不仁者不可與言戒君子
之夙遠之以勿助其惡也

張承業請李存勗遣使賀劉守光之稱帝以驕之唐高祖
驕李密之故智也密終降而我首守光終虜而伏誅所謂
獸之搏也必蹲其足禽計則也必戢其翼權謀之險術王
者所弗尙也存勗聞守無得自尊欲伐之矣然則伐之爲
正乎可伐之罪在彼已力窮言申討師則有名矣而徒恃
其名以責人之逆反之於己既無天與人歸之實亦無撥

亂安民之志且於固守不戰之術未有得也憑氣而爭奚
必勝之在己哉王者以仁德師而四方攸服非徒以其名
也唐高初定長安殘隋凶無言志李密之妄而挑之密且扼
關以困己而內受劉武又舉之逼則唐高之事敗矣李
存勗孤處河東鎮定之交未固朱溫之勢方張空國以與
狂騃之豎子爭虛名於幽薊鎮定疑而河中起搗其虛則
存勗之亡必矣繇是言之推尊以驕之非義之所許憤怒
而攻之抑爲謀之不臧使王者而處此將如之何哉王者
正己而不求於人者也被枵然自大者何足比數乎脆弱
者必折暴興者必萎冥行者必墮天怒人怨者必見絕於

天人知之既審視之如螻動之蟲無待吾之爭而抑無容
驕之也其來也以非禮加我而未甚也姑應之以禮而告
之以正可也其以非禮加我而不可忍也閉關以絕其使
命而已欲犯我而我無啟釁之端欲狎我而我居是非之
外秉義以自彊固本以待時節邊陲之守杜小利之爭凝
靜不撓而飄風疾雨坐視其消散或人亡之而爲我驅除
或惡已窮而徐申吾天而道兩者之失亡而貞勝之理得
矣天下莫敢不服後世終免而訛矣張承業何足以及此
哉克用父子之終以詐諛而不能混一區宇國祚不延
與假義挑兵者均之經營天生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

止水勇而悻怒智而... 流水之波也稍靜以止而得
失昭然豈難知哉唐高祖... 一紙報李密差賢於存勗之
往賀雖非王者之道而... 以興毫釐之差亦相懸絕矣
李存勗據河東與朱溫... 下亦已久矣所任者皆搏擊
之雄無有人焉贊其大計... 立國之規者也其畧用士人
參帷幕者自馮道始沙陀... 不永四易姓而天下終裂於
此可知已劉守光之凶虐... 觸之必死其攻易定犯彊晉道
諫之而繫獄然免於刀鋸... 逸出而西奔者何也孫鶴之流
力爭得失是以滅身道之... 諫之也其辭必遜且脂韋之性
素爲守光所狎而左右宵... 人固與無猜是以全也守光囚

父殺兄而道不言其有言也皆舍大以規小畱餘地以自
全而聊以避緘默之咎者也豈徒於守光爲然哉其更事
數姓也李存勗之滅梁而驕狎倡優吝糧賜也而道不言
忌郭崇韜激蜀兵以復反而道不言李從珂挑石敬瑭以
速禍而道不言石重貴不量力固本以亟與虜爭而道不
言劉承祐御羣小殺大臣而道不言數十年民之憔悴於
虐政流離死亡以瀕盡而道不言其或言也則摘小疵以
示直聽則居功不聽而終免於斥逐視人國之存亡若浮
雲之聚散真所謂讒諂面諛之臣也劉守光不能殺而誰
能殺之邪克用父子經營天下數十年僅得一士焉則道

也其所議之帷帟而施之天下者槩可知矣嗚呼人知道之墮節以臣人不知其挾小慧以媚主國未亡而道已隳其賣主之術非一日矣此數主者顛倒背亂於讎道且尸位而待焉不知其何以導諛也然而不傳者摘人過以炫直自節而藏姦世固未易察也

篡弒以明天位操懿以下亦多有之若夫惡極於無可加而勢亦易於勦絕無有如朱溫者時無人焉亟起而伸天討誠可歎也其弒兩君也公然爲之而無所揜飾其篡大位也咆哮急得而並廢虛文其禽獸行徧諸子婦也而以此爲子奪其嗜殺也一言一笑而流血成渠尔朱榮高洋

安祿山之所不爲者溫皆爲之而無忌乃以勢言之而抑
不足以雄也西挫於李茂貞東折於楊行密王建在蜀視
之蔑如也羅紹威馬殷錢鏐高季昌雖暫爾屈從而一兵
尺土粒米寸絲不爲之用其地則西不至郿岐東不逾許
蔡南不過宛鄧北不越宋衛自長安達兗鄆橫亘一綫界
破天中而四旁夾之者皆擁堅城率勁卒以相臨其將帥
則楊師厚劉勗王彥章之流皆血勇小慧而不知用兵之
畧其輔佐則李振敬翔出賊殺入諂諛而不知建國之方
乃至以口腹而任設疑爲心膂授之兵柄使抗大敵而不
恤敗亡取其有臣而統論之貧食漁色樂殺蔑倫一盜而

已矣而旣篡以後日老以昏亦祿山在東都黃巢踞長安
之勢也於是時也矯起而撲滅之不再舉而功已就矣所
難者猶未有內讐之可乘耳未幾而朱友珪梟獍之刃已
剗元惡之腹兄弟尋兵國內大亂則乘而薄之尤易於反
掌然而終無其人焉故曰誠可歎也李存勗方有事於幽
燕而不遑速進天討之稽有自來矣蓋存勗一將帥之才
耳平一海寓之畧討逆誅暴之義非其所可勝任也使能
滅朱溫父子定汴雒劉守光瑣瑣狂夫坐窮於絕塞將焉
柰哉困吾力以與守光爭勝負朱友貞乃復以寬緩收離
散之眾相持於河上梁雖滅而存勗之精華已竭矣嗚呼

楊行密不死於朱溫淫昏之前可與有爲者其在淮南乎
乘彼自亡之機掩孤雛於宛雒存勗弗能抗也行密死楊
渥弑隆演寄立人上徐溫挾內奪之心不能出雕毫以行
天討尙誰望哉行密者尙知安民固本任將錄賢非存勗
之僅以斬將舉旗爲能者也故天祐以後天下無君必欲
與之淮南而已然而終弗能焉故曰誠可歎也

夫人無一可恃者也己恃之人亦以名歸之名之所歸人
之防之也深禦之也力而能終有所恃者無有以勇名
者人以勇禦之而死於勇以謀名者人以謀禦之而死於
謀二者俱自亡之道也而謀爲甚何也勇者一與一相當

者也萬刃林立而所當者一二人其他皆疏隔而不相及者也故抑必以謀勝之而不易以勇相禦謀則退而揣之者盡人可測也今千萬人一得之慮晝忖而夕度之制之一朝而非一朝之積也一人有涯之機智應無涯之事變而欲以勝千萬人之忖度乎夫惟明於大計者其所熟審而見爲然之理勢皆可與人共知之而無所匿持之甚堅處之甚靜小利不爭小害不避時或乘人之瑕而因機以發其謀雖奇人且玩之而不覺事竟功成而人乃知其不可測也此之謂善謀若夫機變捷巧自恃其智而以善謀名矣目一瞬而人疑之手一指而人猜之知其靜者非靜

而動者非動也於是此謀方起人之測之也已先既已測之無難相迎而相距猶且自神其術曰首謀不可測也其不敗也鮮矣劉鄩與晉兵相距於魏鄩乘虛潛去以襲晉奇謀也然使鄩素以持重行師堂堂正正之狀無設詐出沒之智名則晉人抑且與相忘倘一用謀而晉陽且入其彀中矣乃鄩言以謀自恃而人以善謀之名歸之也存勗曰吾聞鄩鄩一希百計嗚呼斯名也而詎可當哉語亦人窺之默亦人窺之進亦人窺之退亦人窺之無所不用其窺雖有九其大之變計無不在人心目中矣無不見制於人而遠是人乎是以小勇者大勇之所不用小

智者大智之所不事固言本養吾氣時其不可勝之地彼且自授我以勝而我不少王者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唯此也故收誓之戒眾也言中以步伐之法作其趨桓之氣而謀不與焉夫豈世用兵爲然哉兵險道也而猶然況乎君子之守身涉世以出門而交天下其可使人稱之曰此智士也乎

夷狄之疆也以其法制之疏畧居處衣食之粗曠養其驕悍之氣弗改其俗而大利存焉然而中國亦因之以免於害一旦革而以中國之道參之則彼之利害相半矣其利者可漸以雄長於中國而其害也彼亦自此而弱矣故曰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自安其逐水渚習射獵
忘君臣畧昏宦馳突無恆之素而中興莫能制之乃不知
有城郭之可守墟市之可利出土之可耕賦稅之可納昏
姻仕進之可榮則且視中國爲不可安之叢棘而中國之
人被掠以殺於彼者亦怨苦而不爲之用兩相忘也交相
利也此順天之紀因入之爲各安其所之道也申衍說
匈奴不貴漢之繒帛而種奴益疆烈其爲寇之害亦自此
殺矣單于雖有不逞之志而中國之玉帛子女旣爲其俗
之所不貴城郭宮室旣爲其居之所惡則其名王大人
至於部眾咸無所歆羨而必不效其制于用匈奴自

疆而漢亦以之此相忘一利也豈
婚宦寢食早遠變其俗而雜用中
之禍然而盟石慕容苻姚赫連之
而萎其俗豈真劫夫其本先弱也
入契丹拘酋不遠因教以建牙
昏姻稱帝改元契丹以爲威服
保機之得亦自此而來矣非石
國何也維華夷而兩用之其言云
良將則夷以之衰無人焉師之
掠奪則中國以亡延徽雖曰我在
此契丹不南牧然其以

貽毒中國者不如中行衍之疆甸
叛師以安漢也女直之
陷亦張毅郭藥師之使之也蒙古之滅宋呂文煥劉整之
使之也阿骨打鐵木眞彊悍可息也宋之叛臣以朝章國
憲之輝煌赫奔言之使之謹戢則彼且忘其所恃奔欲以交
靡亂人之害亦酷矣哉又况許盡漢樂以聖人之道爲沐
猴之冠而道覆於天不亦可哀也夫此可哀也夫

劉巖曰中國紛紛孰爲夫此唐亡後五十餘年之定
案也巖旣已知之矣而又據海疆一縣之地自號爲帝趙
光裔楊洞潜李殷衡之瑣瑣者豈一縣之榮名鄭縈曰歇
後鄭五爲中相時事可謂矣矣矣矣之然後乞身而去則

亦歸田之相矣自知之身嘔之姿
榮爲天下僂爲天下笑而已矣
人則智自知則事先以明臨之而暗隨世以遷流則必
與世而同其敗人可不白念也哉勿論世也且先問諸己
勿徒問之己也必有以異乎世桀曰去繼世以守禹湯之
明祀而湯武之革命不疑周敬王方正位於成周齊晉且
資其號令而孔子作春秋操南面命討之權夫豈問世哉
若其不可則孫權勸進而曹操猶知笑之唐高祖推戴李
密而爲光祿卿以死皆夫人之炯鑒也無德而欲爲君無
道而欲爲師無勇而欲爲將帥無學而欲爲文人曰天下

紛紛皆已然矣吾亦爲之詎不可哉始而慙繼而疑未幾而且自信無患乎無人之相誘以相推也鑒於流水者固無定影也童子見伎人之上竿而效之或悲之或笑之雖有變之者莫能禁也悲夫

湯纘禹服武反商政王道以相師而底於成夫湯豈但師禹武豈但師湯哉必師禹者其祇台必師湯者其聖敬也德不可降也若夫立法創制之善者夏殷之嗣王不必其賢於我而可師者皆師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尙書錄秦穆之誓春秋序齊桓之績以爲一得之實可以爲萬世法也必規規然守一先生之言步之趨之外此者皆曰不

之法也何其好善之至不妄擇善之情不篤也唐始置樞密使以司戎事而以宣官爲之遂覆天下夫以軍政任刑人誠足以喪邦而樞密之官有專司固法之不可廢者也王建割據西川卑卑不足與於王霸之列而因唐之制置樞密使以授士人則兵權有所統軍機有所裁人主大臣折衝於尊俎酌唐之得失以歸於正王者復起不能易也於是一時僭僞之主多效之而宋因之建其允爲王者師矣兵戎者國之大事汎然而寄之六卿一官之長執其常不恤其變變已極猶恐不守其常文書期會煩苛瑣屑以決呼吸之安危兵無異於無兵掌征伐者無異於未嘗掌

矣屬吏各持異議胥史亦握樞要之報會議喧騰於廷聞
謀已輸於寇於是天子有所欲爲而不敢洩者不得不寄
之奄人故曰無異於無兵無異於無掌征伐者也宋設樞
密使而不救其弱喪者童貫等擅之耳高宗以後懲貫之
失官雖設而權不歸藉令建炎之世有專任恢復之事者
爲韓岳之宗主而張俊劉光世之儔莫敢不聽命焉秦檜
湯思退惡得持異議以沮之宋季之虛設猶不設也自
是以還竟廢之而以委之次登八座株守其職之尙書與
新進無識之職方將無曰此唐之敝政王建之陋術不足
取法而吾所師者周官之王道也以之箝天下言治者之

口則足矣弱中國孤天子言所弗恤石敬瑭廢之而速亡
於契丹庸徒愈乎

宋齊邱請徐知誥除輸錢代折之法令丁稅悉輸穀帛繇
是江淮曠土益闕國民兩富其故何也楊氏之有國也西
北不踰淮東不過常州南不過宣州皆水國也時無冬夏
日無晝夜舟楫可通無浹旬在道之久無越山關水之難
則所輸粟帛無黧皤紅朽之患民固無推轂經時之費無
耗蠹賠償之害惡得而不利也地無幾稅亦有涯上之受
而藏之也亦不致歷年未放淹滯陳腐之傷上亦惡得而
不利也且於時天下割裂封疆各守戰爭日尋商賈不通

民有有餘之粟帛無可買遷以易金錢江淮之間無銅鉛
之產以供鼓鑄而必待錢於異國粟帛滯而錢窮取其有
餘不責其不足耕夫紅女得粒米寸絲而可應追呼非四
海一家商賈通而金錢易得之比也是以齊邱言之知誥
行之因其時就其地以撫其人民而國民交和豈虛也哉
惟然而不可以爲古今天下之通法亦較然矣轉輸於數
千里之外越崇山踰絕險堰涸水犯狂濤一石之費動踰
數倍漂流溼壞重責追償山積藪藏不堪衣食謂齊邱知
誥爲良法而師之民以死國以貧豈有爽乎舟行而汲者
以孟軻水林居而樵者以手折薪市廛而欲效之其愚也

言通鑑論卷二十六
不待晒也十畝之農計粒而炊乃不餒饑蔬之子以囊貯
錢乃不失陶猗而欲師之其窮也可立待也聞古人一得
之長據陳言而信爲良法若此類者眾矣困天下以自困
不足與有言久矣

徐溫大破錢鏐知誥請乘勝東取蘇州溫念離亂久而民
困因鏐之懼戢兵息民使兩地各安其業而曰豈不樂哉
萬然仁者之言乎自廣明喪亂以來能念此者誰邪而不
謂溫以武人之能爾也均與人爲倫則不忍人之死人之
同心也而習氣能奪之天方降割於民於是數不仁之人
倡之而鼓動天下以胥流於殘忍非必有利存焉害且隨

之如影響而汶汶逐逐唯殺是甘羣起以相爲流轉乃習
氣者無根株者也有一人焉一念之明一言之中一事之
順幸而有其成效則相因以動而惻隱羞惡之天良復伸
於天下隨其力之大小心之醇疵以爲其感動之遠近苟
被其澤無不見功於當時延及於數世則楊行密是已當
行密之時朱溫秦宗權李罕之高駢之流凶風交扇於海
內乘權者旣忘民之死民亦自忘其死乘權者旣以殺人
爲樂民亦以相殺爲樂剽奪爭劫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
若不容已者莫能解也行密起於卒伍亦力戰以有江淮
乃忽退而自念爲固本保邦之謀屢勝朱溫顧且畫地自

全而不急與虎狼爭食於是江淮之寡妻弱子幸保其腰
領以授之徐溫溫乃以知全民之爲利而歆動以生其不
忍昧之心蓋自是江淮之謀臣戰士乘暴興之氣河決火
延以塗人肝腦於原野者皆廢然返矣故撫有江淮至於
李煜而幾爲樂土溫之所謂樂者人咸喻焉而保其樂溫
且幾於仁者要皆行密息浮情斂狂氣於習氣熾然之中
所培植而生起者也則行密之爲功於亂世亦大矣哉嗚
呼習氣之動也得意則驕以益盈失勢則激而妄逞仰不
見有天府不見有地外不知有人內不知有己易曰迷復
凶唯其迷是以不復有能復者然後知其迷也十年不克

七日而反存乎一人一念而已矣當乾坤流血之日而溫
有是言以畱東南千里之生命於二十餘年雖一隅也其
所施及者廣矣極亂之世獨立以導天下於惻隱羞惡之
中勿憂其孤也將有繼起而成之者故行密之後必有徐
溫此天地之心也不可息焉者也

巖下吏之貪而不問上官法益峻貪益甚政益亂民益死
國乃以亡羣有司眾矣人望以廉必不可得者也中人可
以自全不肖有所憚而不敢皆視上官而已上官之虐取
也不卽施於百姓必假手下吏以爲之漁獵下吏因之以
讎其箕斂然其所得於上奉之餘者亦僅矣而百姓之怨

毒詛嗶乃至叩閭號懇者唯知有下吏而不知賊害之所
自生下吏既與上官爲鷹犬復代上官受縲繼法之不均
情之不忍矣將責上官以嚴剝下吏之貪可使無所容其
私乎此尤必不可省也胥爲貪而狡者得上官之心其虐
取也尤劇其餽獻也彌豐唯瑣瑣簞豆之鬪吏吝纖芥以
封殖參劾在前而不恤顧其爲蠹於民者亦無幾也且有
慎守官廉偶一不檢而無從置辯者矣故下吏之貪非人
主所得而治也且非居中秉憲者之所容糾也唯嚴之於
上官而已矣嚴之於上官而貪息於守令下逮於簿尉胥
隸皆喙息而不敢逞君無苛核之過民無訟上之愆豈必

炫明察以照窮簷哉吏安職業民無怨尤而天下已平矣
下吏散於郡邑如彼其遼闊也此受誅而彼固不戢巧者
逃焉幸者免焉上官則九州之大十數人而已司憲者弗
難知也居申司憲者二三人而已天子弗難知也顧佐潔
身於臺端而天下無貪吏握風紀之樞以移易清濁之風
者止在一人慎之於選任之日獎之以君子之道奚必察
於偏方下邑而待小民之訐訟其長上乎楊廷式按縣令
之受賂請先械繫張崇而曰崇取民財轉獻都統歸責於
徐知誥也可謂知治本矣

張承業之忠忠於沙陀耳或曰唐之遺忠豈定論哉李存

勗得傳國寶將稱帝承業亟諫止之欲其滅朱氏求唐後
復立之削平吳蜀則天下自歸雖高祖太宗復生不敢復
居其上以立萬世之基此其以曹操劉裕處存勗而使
有天下也明甚豈果有存唐復辟之心乎使能求唐後以
立邪則朱溫篡奪之日可早立以收人心承業噤不語
而必待朱氏既滅之後此則何心惡莫大於弑君而篡國
次之篡者北面稱臣而又攘奪之之謂也若夫故主已亡
乘天下無君以自立則抑可從末滅矣使沙陀滅逆賊定
天下而退守臣服洵忠臣之效也沙陀卽不能然而承業
以此爲志功雖不就自不損其孤忠乃承業不然陽奉李

氏爲沙陀欺天下之罔藉合果如其言朱氏滅吳蜀平建
不世之功擁震主之威然後脅贅疣之君奉神器以歸己
爲之君者柔懦而安於亡則如晉恭帝之欣然執筆而終
不免於鴆如其挾不平以圖存則成濟之刃且剗其胸存
易之果成乎篡弑而李氏之子以頸血易一日之袞冕不
已慘乎躁人之意計偷求一旦之尊榮姦人之權謀敢竊
欺天之名義承業奄人耳盡心於沙陀而欲欺天下無足
怪者君子固不可罔也存易不從其策猶得免於篡弑之
元惡而李氏之苗裔不致如元魏宇文之赤族飾虛名以
伏隱隱猶且謂承業之忠於唐也導天下以僞而賊仁義

必斯言也夫

朱溫滅後五姓之主中土者皆旋奪於握兵之臣卽不能奪而稱兵以思奪者此撲而彼興無他唯無相而已無相者非必其時之無人也抑非偏任武人而相不能操國柄也藉令有其人欲授之國柄固將不能何也崛起之日初不與聞大計一旦稱帝姑且求一二人以具員而置之百僚之上如仗象然誰從而聽之哉李存勗之欲爲帝久矣日率將士以與朱氏爭存亡而內所任者故奄張承業外則姑以馮道司筆墨而已未嘗一日運目遊心於天下士求一可任者與定大謀經畫天下之治理至於梁勢將傾

眾爭勸進之日乃就四鎮判官求一二人以爲相大謀非
所與聞大任非所夙擬其主雖聞名而非所矜式其將相
雖覲面而不與周旋一旦加以枚卜之虛名使處百僚之
上彼挾百戰之功匡扶以起者固曰何從有此忽起在位
之人居吾上邪彼固藉我以取富貴而惡能不唯我是從
乎漢高相蕭何乃至此諸將之功爲狗而不怒者實有大
服其心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豆盧革盧程依戎幕以起
家惡足勝其任哉名之曰相實均於無相樞密得操其行
止藩鎮直視爲衙官天子孤立心膂無託奪之也如吹檣
弗復有難焉者矣天下可無相也則亦可無君也相輕於

鴻毛則君不能重於泰山也故胡氏曰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大有爲者求之夙任之重得一二人而子孫黎民世食其福矣

君臣父子人之大者也世衰道喪之日有無君臣而猶有父子者未有無父子而得有君臣者也自朱溫以至柴氏七姓十五人據中土而稱帝天下後世因而帝之乃當時之臣民固不傾心奉之爲君劫於其威而姑號之曰天子君臣之倫至此而此豈盛矣尤可憫者併其父子而亂之漫取一人而子之遂以爲天子漫推一鬼而祖考之遂謂之祖考於是神怒於上而人怨於下父子之恩以名相假以

利相蒙其與禽獸之聚散也奚別如是而猶望天下之有君臣也必不可得之數矣沙陀夷酋耳唐蔑天逆理而賜之姓遂假以競於朱溫曰吾李氏子也存勗稱帝仍號曰唐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雜朱邪執宜朱邪赤心之中而祖之唐之祖宗能不恟怨於幽乎嗣是而徐知誥者不知爲誰氏之子乃自撰五世名諱選吳王恪而祖之嗚呼蔑論隴西之苗裔猶散處於人間天之弗祐亡則亡耳絕則絕耳何忍取夷狄盜賊之子而以爲子孫哉所謂辱甚於死亡也後世史官猶從而獎之曰此唐也可以紹李氏之統者也天理無餘人心盡塚至此而人不足以存矣詩不

云乎謂他人父終莫我顧逆風所煽號爲天子者且然又何怪乎賈謐秦熺之燼亂天常也

李存勗不可以爲天子然固將帥之才也知用兵之畧矣得英主而御之與韓信齒奚以明其然邪磨之走也捷於虎卒爲虎獲者數反顧也規規恃其穴以爲所據其偶敗也急奔而護其穴其勝也復慮人之乘己而內熒於是內未潰而外失可乘之機敵且蹙之使自斃於穴中未有不敗者也存勗知此矣自克用以來太原其根本也則澤潞其喉吭也太行之險一失則井陘之道且危存勗殫全力以圖東方瀘鄆懸隔千里之外聞以趙魏潞州叛澤州陷

太原內蹙而東出之師若脊斷而不能舉於斯時也不知
兵者必且舍澶鄆以旋師而西顧乃一受其掣而踉蹌以
返王彥章之流躡其跡而乘之太原其委命之墟矣而存
曷之計此決矣李繼韜之內叛視若疥癬澤州之失唯惜
裴約而棄若贅疣急攻楊劉疾趨汴雒一戰而朱氏以亡
其神矣哉太原自克用修繕城隍以來非旦夕可拔者大
兵集於東方繼韜雖狡梁人雖驚必不敢遽爾合圍不憂
歸師之夾逼敵見吾視澤潞之亂若罔聞則益不測吾之
所爲膽先自破沮其乘虛之計而河上之師終恃此以爲
撓我之令圖則慮我之情緩而相防之計疏此一舉而襲

梁都夷友貞平河南規恢之大畧也微韓信孰足以及此
謂存勗爲將帥之才非虛加之矣納其身於內而外日陵
乘而不能禦投其身於外則內雖未固而自可無虞大畧
可以不傾則姑置之而縱橫游衍無不可以自得此處身
之善地卽安心之妙術也嗚呼知此者鮮矣項羽急返西
楚而漢追之唐置太原聽劉武周梁師都之侵犯以亟攻
東都而三寇皆夷得失之機決於此耳庸人怙其所已得
志士忘其所已能志量之不齊善敗之所自殊也知此者
可與立功可與定亂可與進善可與廣業明此者哲昧此
者愚豈徒用兵爲然哉

成而不傾敗而不亡存乎其量之所持而已智非所及也
量者心之體智者心之用用者用其體體不定則用不足
以行體不定而用或有所當惟其機也機者發而可中而
不足以持久雖成必敗苟敗必亡故曰非智所及也項羽
李存勗戰而必勝犯大敵而不撓非徒其勇也知機之捷
亦智矣然而卒以傾亡者豈智之遽窮乎智則未有不窮
者也項羽不足以持敗一摧於垓下遂憤恚失守而自刎
量不足以勝之也藉令戢悻悻之怒渡江東以爲後圖韓
彭英布非不可移易而必忠於漢者收餘眾聞羣雄更起
而角死力漢亦疲矣而羽不能者量止於一勝之威敗出

於意外而弗能自固也羽可以居勝而不可以持敗故敗則必亡存勗可以忍敗而不足以處勝故勝則必傾一也李嗣源定入汴之策既滅朱友貞一入汴而以頭觸嗣源曰天下與爾共之卒爲嗣源所迫身死國亡量不足以受之也藉令忍沾沾之喜以從容論功而行賞人且喻於君臣之義雖有大勳亦分誼所當盡嗣源雖挾不軌之心無有爲之效命者自斂雄心以俯聽而存勗不能者量盡於爭戰之中勝出於意外而弗能自抑也漢高一敗於彭城再敗於滎陽跳身孤走而神不爲怵故項羽終屈其難折之鋒宋祖端居汴京曹彬爲下江南收六十餘年割據不

服數千里之疆土而不輕授以使相故功臣終安臣節而
天下定成大業者在量而不在智明矣量者定體於恆者
也體定於百年之長慮而後機不失於俄頃之利鈍憂喜
變遷須臾不制轉念知非而勢已成乎莫挽唯定體之不
立故也敗則唯死而已勝則驕淫侈靡無所汔止羽存場
之以傾敗終也決於此耳生之與死成之與敗皆理勢之
必有相爲圍轉而不可測者也旣以身任天下則死之與
敗非意外之凶危生之與成抑固然之籌畫生而知其或
死則死而知其固可以生敗而知有可成則成而抑思其
且可以敗生死生成敗成流轉於時勢而皆有量以

受之如丸善走不能踰越於盤中其不動也如山其決機也如水此所謂守氣也氣守而心不動乃以得百里之地而觀諸侯有天下傳世長久而不危豈徒介然之勇再鼓而衰不足恃哉智足以制勝而俄頃之間大憂大喜之所乘聲音笑貌傳其搖蕩無主之衷傾敗卽成乎莫挽豪傑之與凡民其大辨也在此夫

讀通鑑論卷二十八終